國朝寶鑑 十二

孝宗
顯宗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七

孝宗朝一

孝宗宣文章武神聖顯仁明義正德大王

諱淏字靜淵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二日甲辰誕降于慶幸坊本宮仁祖潛邸在位十年己亥五月四日甲子昇遐壽四十一葬寧陵在驪州

仁祖大王二十七年己丑五月丙寅八日仁祖大王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越六日辛未王世子即位于仁政門尊王妃趙氏

為王大妃冊嬪張氏為王妃王世孫為王世
子受百官賀頒教大赦 上 仁祖第二子
誕降之夕白氣三道飛入寢室良久乃散性
豁達有大度五歲受書不勸而勤及就外傅
凡璣衡律呂朞三百之類曉解如破竹承事
兩殿愛敬備至 兩殿每稱吾家孝子 仁
烈王后之喪居堊室執喪盡制其在瀋舘遇
事之至難處者方便應接動中機宜有善相
人見 上歎曰真王者也嘗有五色氣凝室
巨龜出見及東還即升儲位益孜孜講學深

造自得至是 大行大王疾大漸 上割指
出血以進既不諱哭泣之哀顔色之慼左右
莫敢仰視大臣禮官三司屢勸進不聽及大
臣率百官庭請乃即位停方物物膳曰何心
受此○即位翌日遣大臣告嗣位于宗廟社
稷初五禮儀即位後無告廟社之文故歷代
多闕而不行至是禮曹引大明會典登極儀
遣官告天地廟社之文啓請行之遂命告于
宗廟永寧殿肅寧殿及社稷○大臣會賓廳
啓曰金尚憲宿德元老扶病奔哭請勉留金

集宋浚吉宋時烈權諰李惟泰皆山林讀書之人請敦名 上從之復教曰宋時烈舊時師傅惓惓之懷誠切于中備述此意與崔蘊一體宣名蘊亦 上為大君時師傅也○初五禮儀國喪卒哭後前御三品以下生進生徒白笠白衣黑帶至是禮曹言戴白帶黑有乖禮制請以白帶終喪從之○議政府上大行大王廟號曰仁祖初議以烈祖為廟號或言南唐徐知誥有此號大臣復請改烈為仁曰明朝既有仁祖又有仁宗我朝 世宗

世祖之稱亦本諸此未必嫌碍於 仁宗廟
號也 上曰此乃萬世公論孤何敢辭焉命
如其議應教沈大孚司諫趙贇等相繼上疏
言繼體之君雖有大功德不得稱祖 世祖
議號當時諸臣之過 宣祖議號時尹根壽
上劄諫止稱祖其後許筬李爾瞻爲光海尊
號改宗稱祖今不必循用此例也並不省○
六月禮曹參判許啓以 大行大王謚號無
敘彛倫正名分定民志之義請追上尊號命
大臣議領敦寧府事金尚憲議曰 先王撝

謙之德感動臣隣故當時羣下不敢請上徽稱以此書之史冊豈不大有光於追上也上曰非 先志而追上恐乖繼述之道也命從尚憲議○時兩司皆因事遆命待公除開政左議政李景奭言政者人主之大柄臺諫人主之耳目大柄不可以久抛耳目不可以久曠戊申國恤二十七日之前亦差出臺官請按例行之 上命更待數日○前承旨金集前持平宋浚吉宋時烈前諮議權諰前師傅李惟泰同被召造朝 上命給廩肉時烈

惟泰老母令該道給米肉藥料○擢金集為
禮曹參判銓曹言非文臣不得除禮官典例
也 上曰稽古讀書之人豈拘常規也兵曹
以李惟泰為侍直 上曰職微任輕非所以
待徵士也集累疏辭不行○教吏兵曹曰名
賢忠臣孝子清白吏子孫首先收用以表章
之臺諫關國家之治亂守令係百里之苦樂
尤不可不慎擇始政之日剔去私情務從公
道以副國人之望○司憲府啓曰近年以來
百弊膠固今當嗣服之初宜大更張一洗痼

習而必先知起弊之源方可行捄弊之策內則各司官員會議一處各陳本司之弊外則列邑守令聚集鄉人各陳本道之弊並與捄弊之策而作冊三件一備乙覽一下廟堂一送兩司以爲矯捄更新之地從之○工曹參判金集上疏以六條陳勉曰恢德量曰振紀綱曰嚴宮闈曰用賢良曰恤民隱曰責實效復以五禮儀國恤初終之禮類多舛誤進喪禮異同一卷 上優批嘉納原疏留中以備省覽○金自點以罪免兩司合啓論領議政

金自點黷貨無厭似元載第宅奢侈似梁冀締結内外似韓侂胄負國營私似賈似道請遠竄 上以 先朝元勳累啓不從只命免相○以宋時烈為掌令時烈被召赴朝累章乞還不許時烈詣闕謝命仍請入對 上適有疾不即召見時烈脫朝衣直出國門投疏而去 上大驚命承旨金益煕追及諭之時烈還到城外拜疏謝 上諭政院曰予之待賢可謂不誠乎日敬禮之意無以自暴承旨代予草教諭以至意使山林高世之士少回

遐心復遣禮曹郎官傳諭時烈上疏陳節哀以保躬講禮以愼終勉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恢公道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礪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正貢案以紓民力崇儉德以革奢侈擇師傅以輔儲貳修政事以禦外侮仍即還鄉○秋七月以鮮于浹爲司業浹上疏言好學主敬明理體天道法堯舜五條 上嘉納浹平壤人箕子之後也以易學名○領敦寧府事金尚憲因災異上劄陳戒請釋李敬輿李

應著洪茂績沈𢉀等竄謫敬輿嘗於　先朝
季年冊嗣陳守經之義姜獄主全恩之説遠
配海島應著茂績𢉀亦皆以直言竄逐者也
上答曰戒誨若是諄切不從著龜之謀而何
待孤雖不敢全釋並當量移焉遂命量移近
畿亡何並釋之○八月以李景奭爲領議政
金尚憲爲左議政景奭累上疏固讓於尚憲
上以尚憲行步不利上謚宗廟時難於成禮
也不許○敎曰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
用之必出於至公無私然後民得以措手足

今有受刑累百次而不輸情者殊無輔治之意或有受刑一次而致斃者欽恤之道安在宜推考刑官以懲其弊○左議政金尚憲因星變上劄辭職略曰人君之政莫大於論相人主不能明視審察用虛名無實之士置之相位是謂視不明厥罰陽氣衰而星辰晝見上答曰大老去就國家之興喪判焉卿若不出予將疇依須念國事出而論道尚憲力辭不已 上勉從之○大司憲金集上疏言除拜之間或以忤旨而累斬或以親昵而越授

恐非大聖人平蕩之德章疏之久留不下亦非廣聽言之路開不諱之門也 上嘉納○命以綿花九千斤綿布二千匹分送于六鎭三水甲山以北道生麻之不遂也○九月命叙前應教金弘郁弘郁製進 大行大王挽章 上以其含譏刺命去其詩勿用罷其職至是領議政李景奭上劄以爲言從之○葬仁祖大王于長陵初 仁祖定兆域於坡州北雲川里命爲山陵及大喪後大司憲趙翼劄請改卜山陵 上不聽羣議從而非之翼

不自安屢䟽乞免 上以言出肺腑亦不許至是竟卜雲川里 上欲隨詣陵所諸大臣以 上柴毁力請停止遣承旨問安於山陵山陵問安無於禮而 上特行之○冬十月教曰寒氣陡緊旅邸之凉冷可想草野諸臣之來在轂下者令該曺優賜衣資○掌令宋時烈上䟽言程子於經筵欲令史官勿記言動慮其有所忌憚也欲令一二人有時專對慮其不得安舒也尋常言語欲令勿諫慮其不耐禁切也盖欲親近賢士大夫以防宮中

燕私之狃又論權倖鴟張名流斂迹之弊

上優批嘉納○上御經筵初司諫院引 宣

祖朝已例及朱子劉辭請於卒哭前開講筵

上曰情禮不忍也不許侍講院又請 王世

子於卒哭前開書筵 上命大臣議領敦寧

府事金尚憲議曰梓宮在殯一邊開講情禮

未安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世子冲年尤當

以孝悌爲先也 上曰經者萬世之常爭惡

夫末世之純用權道也遂命依尚憲議施行

至是 上始行晝講講中庸序諱朱子名不

讀講官等請以為例且請林下讀書之人來
在京師者依故事入侍經筵並從之○命賜
額于先正臣趙光祖龍仁書院○禮曹以大
臣意啓曰教化有國急務而新化之初尤不
可少忽請略倣鄉約故規申明遵行勸孝悌
禁侈濫懲治少凌長下凌上鄉里相鬪之類
從之○上御講筵進善宋浚吉奏曰先朝
反正之初佇見大有為之機今殿下若以
癸亥初為法則亦繼志述事之一大孝也
上曰予欲追三代之治而恐不能也○十一

月右議政金堉上劄略曰王政莫先於安民民安然後國可以安大同之法便民良策畿甸關東行之得力若又行於兩湖則安民益國無大於此大抵一年應行之役每結所費木綿十餘匹少不下七八匹意外横出之役不在於此限民何以不困今若每一結春出木綿一匹米二斗秋出米三斗則摠爲十斗而田稅之外進上貢物本道雜役本邑所納皆在其中一納之後終年安卧比之京畿宣惠一年十六斗亦甚寬矣兩湖田結共二十

七萬結木綿爲五千四百同米爲八萬五千石付之能手規畫措置則米布餘數必多公藏私富上下俱足意外之役亦可以應之矣

先是 仁祖朝堉按忠清道啓請行大同法竟以羣議携貳不得行至是又以爲言 上引見諸大臣詢問便否命先試湖西後均之八方○領敦寧府事金尚憲以天灾疊見邊備多缺上劄請令文武大臣各薦智勇兼備之人兼許自薦試其所長 上從之○司僕寺正宋時烈推演前䟽所陳十三條作爲一

冊子隨封事以進且曰程朱䟽章皆有貼黃
盖人主過失之未彰者則貼人主心術之隱
微者則貼國家機密則貼宮闈幽隱則貼嘉
謨嘉猷則貼義理甚切則貼此皆至上前親
自開拆故敢用其式然今 殿下方在哀素
之中敢用白貼進 上留中召時烈諭曰所
進冊子覽之至夜分不知疲也識見不明忠
誠不足情愛不至則何以及此仍問或言今
當一切更張此言何如對曰今國家如經重
病過用峻劑則必死不用藥亦必死唯在

聖上酌得其中若得人而任之則非所慮也
○左議政趙翼以大學困得論語淺說及論
灾異論心學論宣惠論大同論軍制論科擧
六事爲一冊皆陳達於 先朝者也至是具
劄子進獻 上嘉納○命加成川民金福資
福時年八十緦服同爨故有是命○備邊司
啓請令各邑守令擇境內有才行者勿論朝
官儒生薦于監司監司察其可否上之吏曹
吏曹試以身言書判進于政府政府抄其拔
萃者啓下吏曹隨窠授職而其才行超出者

擢除叅上職武士亦薦于兵曹試武藝兵書随才用之且令列邑興學養士以其中文行之士定為學長月給糧饌聚鄉校而教之守令以朔望考講勸課並從之○命錄用故忠臣趙憲子從趙翼之言也○命除慶尚道虛結三萬餘結先是光海時慶尚左道量田御史勒加田賦民不堪命至是因兵曹叅判李昬之言命盡除之○十二月命六曹漢城府掌隷院每月書坐衙日以聞○命减江都南漢逋欠從領議政李景奭之言也○上召見

領敦寧府事金尚憲令宦官扶掖上殿問所欲言尚憲敷陳對越上帝扶陽抑陰之道

上稱善

庚寅元年春正月領敦寧府事金尚憲上疏告歸仍勉奮發大志日新盛德 上優答之○北道饑移嶺東米二千石賑之○公山縣監李泰淵有政績銓曹首擬玉堂 上曰一縣民生之安居不亦大乎其勿内遷○以寒釋輕囚○吏曹判書金集上疏歸鄉初右議政金堉建請行大同法于湖西鄉宰臺閣以名

流稱者皆言不便安邦俊至斥以誤國 上
以問於集集以為不可及集請詢訪人才於
元老大臣不次用之堉亦以為不可由是二
人議不合堉上疏乞致仕有曰臣高祖湜罹
己卯之禍傷弓之鳥常存曲木之驚今又觸
犯時忌救死不贍何敢久妨賢路乎集因此
不自安陳章請歸執義宋時烈啓言金集臣
所師事者也昔范仲淹被逐尹洙諸人以師
友進退義無獨殊請與同貶今集既去則臣
義難獨留乞遞職 上慰諭三人而兩解之

復遣承旨尹絳勉留集集仍即還鄉埼亦屢辭免相丙湖西大同之法遂寢不行○吏曹正郎洪命夏上疏請留金尚憲曰司馬還朝天下倚以為安汲黯在廷逆節亦不敢逞今金集意外去國尚憲又將引退朝廷自此空矣又尾陳下賢邪輕徭役容讜直之道 上優批答之○全州保人李承敏疏論時政得失軍民積弊 上命政院招承敏使讀其疏讀之無礙滯 上奇其才先免其役尋除中部參奉○上以我朝之治莫盛於 世宗成

宗兩朝皆可為後世法命史官抄出　兩朝
實錄中良法美制以進常置左右朝夕省覽
○命自今疏劄如有溢美之辭勿為捧入○
二月起李敬輿為領中樞府事及至京　上
引見慰諭曰今日起卿　先王之志也尋拜
領議政○命罷糴糶三分耗會錄之法以丙
子亂後刱行也○三月命典獄署救療罪囚
之病癘者活人署救療都民之病癘者仍賜
藥物○命寬金自點于光陽縣大司憲李厚
源上疏言自點貫盈之罪不欲明言顯議者

不無其意盖其凶謀幾覆宗國而賴　聖上
沉機睿斷竟得無事然人心益以駭憤爭相
噤齘請自黜加律定罪遂命遠竄○命給京
外百歲老人衣資食物○夏五月蠲關西管
餉穀五年耗○教備邊司曰燕瀋灌溉之用
莫如水車我國全昧此制咫尺雖有滾滾之
流地勢稍高則末如之何農者天下之大本
而其器之不利如此今令工匠造出其制如
其可用則傳布外方以為勸農之一助備邊
司覆啓曰　聖上當此旱乾特軫民事自禁

中造水車制度甚巧斡轉如神誠能家置戶
設則有益於備旱必不淺淺請令有司依樣
造十具分送八道及兩都從之○平安道旱
祈雨修撰尹鑴撰進祭文 上以其無罪已
之言命改撰以送○義禁府將誅貪贓吏以
誕日在明請退其期 上曰文具也即令致
法備邊司啓自今凡刑獄詞訟各司坐衙上
祀三日中祀一日忌辰從遠近行一兩日餘
並勿拘從之○六月時國家多事 仁祖實
錄未遑纂修至是命開局始役差出大提學

以主管之故事曾經大提學者主薦而前大提學鄭弘溟以病在鄉李景奭趙絅方因事被拘於白馬山城　上遣史官問薦於金尚憲尙憲以爲二品以上絶少其人以副提學趙錫胤一人應薦　上曰文衡議薦後政府六卿必會圈而今所薦只一人圈點多少無以辨也命史官更問於尙憲尙憲以爲國家之置兩館提學乃所以預備文衡也領議政李敬輿右議政趙翼曾經提學宜與兩館提學會議以薦也於是敬輿翼言時任提學金

光煜吳竣曾入於擬薦中不必會議請以兩
人及錫胤書薦記圈點從之錫胤遂爲大提
學陞二品○淑陵參奉陳翊聖上䟽請設賛
科賛科文武備具之謂也下廟堂議廟堂以
爲不可遂寢之○校理鄭斗卿上䟽進詩諷
二十篇 上優答賜皐比○忠淸道觀察使
金慶餘臨發進六漸䟽曰擇守令曰愼刑賞
曰明好惡曰訪賢能曰裁慼畹曰納諫諍
上嘉納○旱蝗下教求言令中外䟽决庶獄
○上將親祈雨於社壇禮曹請以黑袍玉帶

黑靴行禮從之用樂與否命問議于大臣金
尚憲金堉以為不必用樂趙翼以為古者宗
廟之祭因喪而行天地山川之祭越紼而行
況且鐘鼓羽籥專為格神明而設禮固以誠
為本莫如本末俱盡之為備也從翼議○司
直趙復陽上疏陳戒請依宋朝籍記臺言歲
終具奏之例令政院錄臺啓及羣臣章奏考
其是非驗其行否 上嘉納○秋七月平安
監司沈之源北兵使申景琥兵曹參判金南
重等罷以所薦守令之不法也○八月停京

畿海西供獻以旱也○九月有司以年荒請減百官祿 上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毋寧盡損御供也不許○冬十月 上嘗戒太廟享官之飮酒至醉者曰予在潛中多近杯酌自陞儲位一切斷之彼若以肅敬將事爲心則頃刻之間不飮何難又嘗語羣臣曰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匹夫一身喪亡多出於酒當官莅職者固不可言言語之失亦至招禍害孰甚焉近來士夫之稱名流者以飮酒相尚如此之類選部注擬之際勿先於人可也○

以閔應亨爲副提學先是應亨爲大司諫李敬輿言應亨憂國之誠未有及之者 上曰應亨之爲承旨忠言懇懇今爲諫官宜盡繩糾之責以匡予不逮也至是以副提學承召入侍言臣聞諸道路皆曰三代之治可復見矣既登前席大異所聞 殿下不過僅保社稷之主而立志不固優游不斷其不至於危亂不可救者幸也 上和顏虛受命復盡言之應亨仍歷陳朝議之橫潰貢賦之不均諸宮漁塩之痼弊 上動容稱善並嘉納之○

十二月前師傅尹彬進古鑑錄 上賜豹皮獎之

辛卯 二年春正月西路大疫多死亡遣官設厲祭分送藥物以管餉米九萬二千餘石賑之○松都饑移江都米一千石賑之○二月命罷統營添防軍從領議政金堉言也統營當海路要衝水卒寡弱壬辰亂後使沿海諸邑抄送水卒增設海戍春防秋還歲以為常湖民不堪其苦至是罷之○三月命設賑濟廳榜諭流民使及時就食又以不善賑罷黃海

道觀察使南翧○夏五月旱 上下教責躬
求言減膳審理寃獄疏決罪囚親禱雨于社
壇是日大雨○六月副司果閔鼎重上疏陳
八條曰擇外任曰量人才曰接臣隣曰明人
倫曰嚴名分曰振紀綱曰伸寃枉曰重典禮
上答曰年少學士通達事務何若是之悉也
勿移俗習之陋善養忠直之氣以期其遠大
好獵之喻可不書紳仍賜皐比○命以麟坪
大君子楠爲福寧君時楠尚未滿封爵之年
上曰 先王嘗謂予曰此兒稍長雖未準封

爵之年特賜爵號以彰恩榮丁寧此教尚今
在耳也○飭武士騎射教兵曹判書具仁垕
曰卿可以身先之也○秋七月祔仁祖大
王仁烈王后于太廟追上仁烈王后徽號
曰明德貞順先是太廟冊寶遺失於丙子兵
燹太半不備至是改造以補其闕政府議以
李元翼申欽金瑬李貴配享廟庭 上命增
武臣申景禛李曙二人以祔廟樂章有無問
議大臣領議政金堉右議政李時白等議曰
古之帝王皆有廟樂周有祭太王文武成康

之詩漢宣帝時論文武廟樂則漢亦有之唐
自高祖至昭宗亦皆有樂章而我國則以保
太平定大業各十一聲奏於亞終獻皆稱揚
四王太祖功德而無各室樂章獨 宣祖室
有重光樂章其時尹根壽李好閔皆製進竟
用好閔所製凡此豈我朝禮樂不襲於古也
歟 宣祖朝黃廷彧建請一室各撰一章
宣祖諮議未遑亦猶漢文未遑於賈誼之言
是豈可容易變之哉祔廟樂章恐不必有也
上從之既祔廟受賀頒教停方物物膳○奉

中宗廟入于世室改各室祝文中姪孫之姪
○以竹山軍屬南漢洪忠道兩營軍還屬本
道龍仁陽智鍊習軍屬摠戎廳從大臣言也
○命監試試卷窄其皮封又定割封書標之
制以防用情之弊○八月始行湖西大同法
先是　上用金堉言命設湖西大同廳尋以
議不一而寢之至是堉復以為言　上召堉
與語大同利害終日命堉先撰節目堉退具
節目一通以進　上乃命李時昉許積掌其
事趣行於湖西於是湖西一路野邑則結出

米舟運上江而山邑則代以布委輸京師自御供祀享接賓之需以至芻秣薪蒸咸取辦於此官不得濶狹吏無敢伸縮凡貢案刁蹬等積年謬弊一朝頓革湖西之民如脫水火莫不皷舞前之胥言不便者及是反交口稱美

〔湖西大同節目〕一忠清江原兩道大同合設於京畿宣惠而為一廳名之以三道宣惠廳凡干節目一依京畿之例而但三道所捧當各用於其道之役不可那移用下異其庫間別其文書俾無混淆之弊一三公例兼都提調戶曹判書例兼提調又有提調二員兼管三道宣惠及常平廳而郎廳則四員各為分掌京畿與常平郎廳二員互相兼察忠清與江原郎廳二員亦互相兼察一收米元數逐年隨其時起數通旱田水田每一結春

秋各捧五斗以為京外一年之用而本道則
一年應下數計除分其邑之大中小殘量宜
留置餘米以應各項刷馬與科外之役餘米
不足之邑則以隣近有裕官米推移充給京
廳如有不時別卜定則自京可備之物不為
分定於本道然後可省其猝辦輸納之費各
項應下外稍存餘數以為臨時策應之資一
本道田結姑從壬辰收租數計之則十三萬一
一千四百十九結零內各樣復戶六千六百
七十三結計除實結十二萬四千七百四十
六結零每一結收米十斗則八萬三千一百
六十四石零內京上納米四萬八千二百八
十石船馬價三千九百六十二石本道留置
米三萬九百二十二石零一二十八司元貢
物及田稅條貢物戶曹作紙役價其人歲幣
上次木各官京主人房子雇價禮曹觀象監
各樣紙地工曹漆田全漆造紙署楮田所出
掌苑署果園結實典牲署黃牛備邊司繻紙
衣宗廟薦新大小麥生兎各殿朔膳月令誕
日冬至正朝臘肉進上內醫院牛黃藥材三

名曰進上馬工曹筆柄竹內弓房魚膠正筋迎接都監京婢房子價皆以米磨鍊自本廳上下一年應下之數通計四萬六千二百六十六石零一戰防兵船新造與改槊進上方物自綿紙油芚小好紙甲冑藥丸監兵水營營需各官官需油清紙地使客及監司支供釋奠祭幣帛牛脯社稷賜額書院幣帛以各項上下米并計二萬二千九百十八石皆以本道留置米計減而餘米尚有八千餘石以此為科外別役責應之資一沿海沿江之邑以米上納山郡則作木上納以除輸運之弊而米則可食米木則五升三十五尺分論豐凶以米五斗作木一匹定為恒式而上納米布自有其限雖不得不及時收捧其本官所用不必督責於一時隨其民願鱗次收捧船運之官則別造海倉於船所使之前期收捧以便及時載運一平斗斛權衡乃是急先之務故斗斛升尺自本廳一依户曹行用之規造成烙印下送于本道本道亦為見樣造作分送于各官使之以此行用户首等例於收捧

之際必用大斗故民間未蒙實惠令本道監司着實嚴禁私用無烙印斗斛升尺者摘發重治俾無中間濫費之弊一京上納米布輸運船馬價計減於收米元數之內而木則正月內米則四月內上納限內未納官守令解由拘碍二十石以上越一等三十石以上越二等視此為例次次加等而尤甚未納官守令則入啓處置一外方貢物例於翌年二月為始上納厥價分給當在二月之後而各司貢物各有年條壬辰條貢物壬辰年內上下者是謂當年條也癸巳年二月後上下者是謂翌年條也如祭享御供及殘弊無形之各司當年內上下其他各司皆於翌年春上下以為恒式一各邑皆有隱偏結卜守令非直為肥己之資上司有卜定之物則以其隱結補其不足以紓民力此固好意但竊取公田名之為隱事甚不正許令自首勿治從前隱漏之罪而以其隱結并入於新結如是申明之後早晚現發則并依律重究○上御講筵校理李正英醉

不能講讀 上命下番代講承旨請推考 上曰以盃酌之失責經幄之臣豈優容之道乎其置之同知事閔應亨奏曰聞尚方有織錦之事云此必為 慈殿服用然何為此無益之舉哉請罷之 上歎曰久不見卿今又聞箴規之言裨益多矣尚方織錦雖非宮中所與知然有聞必達其誠可嘉立命停之尚衣院啓言織錦本為 中宮冊禮之翟衣 世子冠禮之龍袍今既停罷則翟衣龍袍何以措辦乎 上曰其與都監議之應亨聞而

大慚悔入謝妄言　上曰未詳之事尚且有聞必達詳知之事自當盡言不諱此予所以嘉卿也○命拿問前校理李正英旋宥之教曰李正英乘醉登筵猝然駁其長官李之恒之貪濁而諸宰士民莫不爲之恒稱寃不可不正是非脈刑章其令王府拿問正英憲臣等以其心非出譏搆爲言　上即命宥之○以海西之牛峯江陰兩縣合爲金川郡從道臣之請也○上承儲之初受　仁祖精一之訓期以身實體行之齋曰敬義閣曰養心命

卿宰大書當惜分陰對越上帝揭之壁上又
命儒臣書夙興夜寐箴聖學十圖作屏列之
座隅朝夕寓目以涵養游泳○上幸長陵水
原府使率軍入衛 上見其軍服皆濶袖教
曰此是閒者之服豈枕戈戒嚴之意乎命更
其制又以駕過之時鞠躬祗迎非介胄之禮
命今後只拱手長跪○九月 上親酌獻于
先聖試文武士撤御燭賜文武壯元○賜額
于先正臣李滉春川書院○贈故求禮縣監
李元春職元春壬辰死節人也○冬十二月

金自點與其子鈼謀逆伏誅先是鈼之子世
龍尚 仁祖後宮趙氏女孝明翁主締結內
外狼藉詛呪於宮中事覺三司請置辟於趙
之母女 上不聽至是自點與水原府使邊
士紀謀逆將推戴崇善君澂樂善君潚澂潚
亦皆趙之出也綢繆排布禍機甚急會海原
令暎進士申壕等上變告 上御仁政門鞫
鈼盡得其情遂命誅自點鈼世龍士紀等賜
趙死竄澂潚及世龍妻于絕島時鈼多援引
武將朝士 上慮其滋蔓命問事郎毋更問

同黨中使搜自點譎中文書而來多朝士及
閫帥守令簡札筵臣請見之 上曰無可觀
也已焚之矣由是疑懼者始定獄既平告廟
頒赦不受賀禮曹援例固請 上曰元勳叛
逆可愧不可賀也○以洪茂績爲工曹判書
任義伯爲司諫李回寶爲司僕正李尚真爲
司書以曾論金自點有先見之明也○時廷
議以闕中有巫蠱穢氣欲 上移御他宮進
善宋時烈疏論其不可曰帝王之生實受天
地之命爲郊廟社稷之主百神扶持萬靈聚

精彼幺麽邪孽何敢干其間哉日為衆陽之宗故煇隮侵迫而陽德無損伏願益明聖學秉陽道而絶神姦毋輕疑撓以害淸明正大之氣　上答曰誠誨之言實是藥石苟非至誠何以至此遂從之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七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八

孝宗朝二

壬辰 三年春正月分遣御史蔡忠元閔鼎重等暗行諸道 上諭之曰百里苦樂亶係守令而該曹循私多不擇人今遣爾等欲明其黜陟曾見草野章疏多言御史廉察亦不公嚴云爾等愼勿如前也仍別賜糧饌而送之○命募民設屯於安山德勿島以其爲江都門户也○三月時議者以爲六道監司亦依兩界之例久任責成 上命備局議備局啓言

全南監司沈澤有治效請令兼任全州以終
三年先試於全南一道從之○夏四月旱同
知中樞府事閔應亨請對言 殿下纔得小
雨便以爲足命近臣賦詩志喜又有便蕃之
錫是日雨即收而風大作此由 殿下忽其
敬天之心而然也 上以其言出於至誠嘉
奬之○蠲海西糴耗三千五百石以歲饑也
○教曰眇予否德叨承丕緒托乎兆民之上
曾無撫民之政徒貽水旱之灾已不勝其慚
愧及至今日旱乾之慘近古所無哀我民生

大命近止嗚呼皇天罪在寡躬降罰予一人
理之常也胡寧忍於無辜之民乎靜省厥咎
寔在予小子自今日避正殿責躬省愆其減
膳禁酒等事令有司舉行承旨代予草教廣
求直言以輔不逮○上親禱雨于南郊教曰
昨見應旨疏以輦輿威儀太盛為言今當禱
雨務從簡約以示應天以實之意復命百官
軍兵之踐蹂禾穀者繩以重律○上以旱召
見時原任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問弭灾之策
領議政鄭太和請審獄囚解冤枉曰 先朝

嘗審理於榻前而詳議稟決至於夜深令依
此例令禁府刑曹堂上持文案入侍稟裁則
庶有實效也 上從之領中樞府事李敬輿
請先德教後刑威曰 殿下雖無嚴厲細察
之失政令施措或多急切之擧意者 殿下
欲以刑法為激末世振頹綱之具歟以臣所
見不立大本徒區區於刑政之末則弊日益
生恐無以為治也 上曰卿言有遠大之慮
聽之如飲醇醪矣予常以世道委靡日以益
壞下陵上賤陵貴晝思夜度未得善策寧欲

肅紀綱礪一世不為頹惰之歸今卿先本後
末之戒乃是至論敢不惕念焉仍命金吾秋
曹入侍審理臧死減等赦宥者凡一百八十
餘人○司僕寺正李回賓應旨上䟽略曰願
殿下勿為察察之明察察害大道勿聽昵昵
之言昵昵亂大公勿為任怨之舉任怨非其
時勿守苟簡之案苟簡有不均勿為匹夫之
孝匹夫非帝王可法勿惡苦口之藥苦口利
於厥疾勿為臨法而曲貸曲貸則人不服勿
為尚嚴而枉法尚嚴則人罔措求賢盡先於

山人誠求則衆君子興起朋黨盡觀其公私
明辨則公論者并發與非心鑑心衡之功用
者争先若是天妖物怪亦轉移間一枯桑一
退星耳 上優批嘉納復命凡有所懷一一
上聞○六月左議政金尚憲臨卒上遺疏言
願 殿下益勵初服之志不替好賢之誠登
善類以出治道修實德以恢大業 上震悼
教曰天不憖遺喪我元老覽玆遺疏辭意懇
惻訓戒切至爲國忠赤至死彌篤可不服膺
焉○秋八月命以禁軍爲騎隊擇授箭郊牧

馬及外邑分養馬倣唐之左右武衛大將差
◯秩高武將二人爲內三廳都別將分領禁軍
而一二三番則屬於左別將四五六番則屬
於右別將◯九月 上幸長陵將回鑾命行
辭陵禮曰雖非古例禮出於情也◯命修江
都城池營建行宮以爲近京海防復以海西
之延安白川等五邑来豆幷輸江都◯領中
樞府事李敬輿上劄言如欲建功立事必以
任賢使能爲要如欲置身無過必以納諫爲
聽爲要菲衣惡食以率宮掖屛去文具節用

裕民祛苛刻崇仁厚遠諂佞近忠讜勿以趍走逢迎爲恭勿以謇諤亷退爲慢 上優答之○承旨柳諗進其先祖崇祖所撰大學綱目十箴性理淵源撮要 上賜皐比○冬十一月命蠲全南道二十二邑慶尚道三十二邑田租之半又減關北田租關西需米以歉荒也○先是處絞罪人必推殺之 上曰死雖等耳殊非律意命自今應絞者縊而不推○命延安南大池洪州合德堰嶺南加德鎮悉罷宮家之冒占令後嚴禁著爲令

癸巳四年春正月命旌故縣監尹廷俊故府使朴榮臣閭皆适變時殉節於猪灘者也○命加前判書金集崇政階集時年八十○二月上命世子觀後苑水田種禾耘穫亦如之俾知稼穡艱難每誦聶夷中詩曰田家勤苦宛在目前也○建香室于泮宮大司成李一相言成宗朝泮宮香室落成時洪貴達成俔撰序記板本至今流傳今宜重建以追祖宗故事從之○倭人願得祭器樂器深衣命賜之○命備局堂上各薦文武將士○松都

海西饑疫命醫局送藥物以管餉穀賑救○
江都饑給春賦米一千石賑之○命贈故忠
臣宋象賢謚曰忠烈以盧蓋邦配享象賢書
院蓋邦壬辰以東萊教養官死於先聖位版
下○上御講筵侍讀官金始振奏曰聞後苑
別堂火而新搆修省之日不宜營作　上曰
禁密之事人主惡聞故臣下難言而爾能之
予庸嘉乃仍賜豹皮○京畿士人金石堅上
疏請建置安興鎮爲江都外援　上以問於
知經筵事李厚源厚源對曰此地揷入海中

數十里通湖西一條路峙粮屯兵內以表裏江都外以控制湖嶺令監司置行營為緩急入保之地則可為關防之大助也 上曰纔設永宗難於並舉聞卿言予意決矣可待秋更議命除石堅職○以安邦俊為工曹參議邦俊湖南人趙憲門人也時年八十猶力學不倦為其師憲著抗義新編○始行西洋曆法初東方循用中朝所頒之曆而未嘗自國中推策及 世宗朝始立推策之法然其數術亦不出於大統曆法氣朔交食往往不合

及　仁祖二十二年甲申觀象監提調金堉
奉使入燕聞西洋人湯若望立時憲曆法自
崇禎初始行之其法逈出前代乃購得其數
術諸書而歸䟽請令觀象監官金尚范等極
力講究至是十年始得其門路會堉領監事
乃奏請行之○夏四月命出關西管餉耗租
一萬石充赴燕使雇馬之費以歉荒也○開
城教授石之珩上䟽進五位龜鑑盖推演周
易五爻君位也優批賜虎皮○六月慶尚道
觀察使趙啓遠啓言機張蔚山大小甚懸而

蔚山之下末面即機張故地割大益小制邑之宜請以下末面屬之機張 上可之○秋七月日本對馬島主平義成遣橘成正致書幣于禮曹及邊臣仍請賜祭于萬松院家康廟朝廷不許○遣承旨致祭于 魯山君及燕山君墓○閏月時以 慈懿大妃患候平復設慶科 上以遠方士不能赴京試命別設科於北道○八月行量田于京畿左議政金堉上劄言京畿根本之地田結太半欠縮令各邑守令只與會計吏出入田間按字作

結以除聚田擾民之弊嶺西流民岱山為業田野不闢名山日赭擇定別將設置屯田分領流民勸野墾禁山耕限三年毋徵其稅上並從之教曰畿田土瘠賦煩打量之時降其等第務從寬歇仍須遵守冊次第施行於諸道（遵守冊略曰舊制田品只有上中下所量之尺三等各異八道地品不一非三等所能盡而差科不精故今更參詳田分六等而更定結法直以周尺一等四尺七寸七分五釐為量尺積一萬尺一等為一結二等為八十五負一把三等為七十負一束一把四等為五十五負七把五等為四十負六等為二十五負下三道水田膏腴之地多而瘠薄之地少京畿黃海道水田膏腴瘠薄相半而江原咸鏡平安道水田瘠薄之地多在前

下三道上中田則皆是水旱勿論禾穀茂盛之地今則以九等年分及災傷分揀收租不可泥於舊例在前上等田名為第一等中等田名為第二等其中分等不中之田或升或降務要得中在前下等田內雖無水根地品膏腴水田及雖往往水流本來地品膏腴之地並一二三等內以相當等第施行雖地勢居高沙土相半若引水灌溉禾穀茂盛水田亦當分揀二三等施行其次以第四等施行其中瘠薄沙石水田與江原兩界等處最下水田無異者五六等施行若川防灌溉處不在五六等例○命賜 宣廟朝侍從臣食物○冬十月削江原道觀察使閔光勳職時江陵府隕霜於六月而光勳匿不以聞 上怒削之○十一月減六鎮及三水甲山田租以歉荒也

甲午五年春二月加判中樞府事金蓋國青松君沈詻資二人時年八十餘士庶年老者四百七十四人亦命加通政階已通政者加一級婦女賜食物百歲以上加賜紬絮○以李浣為訓鍊大將初　上密問領議政鄭太和曰訓將具仁垕老不堪任誰可代者太和以浣對　上即拜浣為訓將居亡何軍卒多怨謗讟朋興　上復問於太和太和對曰仁垕年老柔善兵不畏將久矣遽見浣紀律嚴明自懷疑懼而如此若過五六月軍中必恨其

来之晩也 上頷之後果如太和言一日
上夜召浣入卧内問曰國若有急卿當扈予
入江都萬一軍未盡渡敵兵在後則卿將柰
何浣對曰臣已造大帒約盛土二十斗者數
千使人各持其一行則帶之住則掘土盛于
中連綁三帒以爲一堞列峙成城則高可一
丈廣可自衛而其掘坎亦可代壕塹此原野
禦敵之長策也 上稱善○命置五營將於
三南各道先是 仁祖朝設置營將旋罷不
行至是 上以屢經兵亂師律甚紊乃因舊

制三南每道置左右前後中五營將各統所管諸邑之兵臨亂備部司平時戢盜竊擇武臣之有才勇者任之○三月大閱于露梁先是　上以嵌金銀御甲胄白羽箭角弓賜訓鍊大將李浣曰閱武之舉在邇經營戎務實在大將宜有寵異之典故特以此賜卿○夏四月咸鏡監司李應蓍啓言厚春部落密邇六鎮故六鎮之民不得散處城外春則出野農作冬則捲入城中一或有警畢令登埤近年以來此法漸弛民多村居邑屋無人宜待

秋成俾皆捲入因陳各邑鎭修補城池器械
之勤慢　上並從其言且以盡心國事賜表
裏奬之○命續成　宣祖實錄先是　仁祖
命大提學李植專管改纂　宣祖實錄未畢
植卒至是沈之源以爲言命領敦寧府事金
堉大提學蔡裕後續成之堉以植改纂之時
不設局無摠裁上劄辭不許○上覽國朝寶
鑑歎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信哉命芸館鋟
印廣布承旨金益煕言寶鑑止於　文宗以
上而　世祖以下則闕焉宜因此會開局續

纂以成全書也　上是其言命議于大臣大臣皆以為可遂從之後竟不得成○五月全南道癘疫大熾民多廢農　上覽道臣啓顧語筵臣曰為民父母何忍聞此言乎遂命方伯給穀賑救令其隣族助之耕○命停誕日賀以久雨為災也○以李尚真為持平尚真性戇直數有規諫至是教曰予不見尚真久矣除是職○教曰求言之後進言者多而終無實效盖以回啓之際不能盡其意批答之時未能察其辭故也大臣及備堂預議可否

來詣闕下則當從容賜對商度而施之○秋
七月命以三南海邑所在統營穀三萬石移
置安興附近邑以安興將設鎭也○八月城
北道之城津湖南之笠巖金城格浦大臣以
荐凶請待年豐 上曰天下大亂未知何時
有何變也此事切勿泛視着今年完一城明
年又完一城則力不屈而效可收也○九月
命名官之有文學者兼四學教授專管四學
事以鎭士習之浮薄從金益熙之言也○冬
十月青松君沈諮 上十無之劉曰無自聖無

遂忿無諱過無舉枉無偏係無怠忽無近倖無徒名無尚侈無傷財　上優批嘉納○十一月大司成金益熙上疏略曰我國家倣周典設官三公統六卿六卿統百司遇有事政府該曹相議舉行行之百年少無齟齬自夫備邊司之設事無巨細皆歸重於備邊司而政府徒擁虛號六曹皆失其職莫如革罷備邊司改稱政堂使六曹長貳各以其事禀定於大臣以復　祖宗之舊也兵以衛國有國先務然我國貧國也實無養兵之力宜倣

祖宗朝公卿子弟皆屬五衛之制除生進初試及有身役有殘疾外不爲舉業者年二十五以上各收二匹布則歲可得七八十萬匹而十萬之兵可以養矣養兵之具既足則乃可以變通軍制修明師律也今之禁軍即漢之羽林唐之射生宋之殿前兵明之錦衣衛而爲人主之親兵若令諸道募驍勇有材力者送之京師充補禁旅以滿一千之數而別擇心膂之臣以統之則京師兵强可以潛銷亂萌也 上名見獎諭逐條問難命大臣及

備堂次第講行

乙未六年春正月以水上各邑稅米六千石及忠州三分耗穀輸入于南漢山城藏江華應納宣惠之米移花梁德浦兩堡於燕尾甲串時 上夙夜孜孜於桑土之策命元斗杓主管江華李厚源主管安興李時昉主管南漢洪命夏主管紫燕島使各繕修儲峙每引四臣籌畫經理至日昃不倦又時召左右別將分領禁旅親自試閱於禁中○二月賜大司憲金益熙表裏一襲 上嘗以百司怠豫申

飭開衙益熙除拜之後開衙比前倍多故有
是命○三月命以關西管餉穀換貿銀布輸
置于江都○設金谷倉於舊江陰縣地收貯
長山北諸邑稅米俾轉輸京倉或江都以海
西稅船到長山串屢致覆敗也○夏四月
列聖誌狀成弘文館啓曰誌狀得於實錄岀
於文集見於輿地勝覽者合為四十道而得
於實錄者無撰人姓名其未考岀又十三道
且 德宗誌文 元宗行狀皆是尊崇前所
撰尊崇後必有改撰之文而考據無處今此

哀集實多未盡之恨也○城安興鎭○命以
綿布五千疋分送六鎭及三水甲山換穀賑
饑○命通信使父母賜饒廩○五月大旱命
減平安道今年田租分遣宰臣禱雨於山川
上露立宮庭焚香默禱至夜分大雨通宵乃
止○秋七月旱 上命審理疏決宥釋者七
十餘人復教曰寡昧不辟獲戾于天使民替
受其殃予心如割欲代犧親禱不卜日舉行
民將採死不聽安忍坐受其享諸道方物
慈殿外限明秋停罷避殿減膳求言期以還

善改過大小羣工惕勵奉職以盡交修之道是夕雨下如注竟夜不止○命造二銀盃遣中使賜大學宣醞於館官及齋儒下御札曰庸續舊典特賜銀盃非以侈矣欲其久也非以酒也欲其和也惟爾師生用彰厥義式敬勿替先是 太宗為前朝國子博士行爵於館中有青花盞及即位餙寶藏之惟多士宴大學許以其杯行酒 成宗朝其杯破缺改造竟失於壬辰亂至是大司成金益熙請改造以續 祖宗盛事故有是命明日知館事

蔡裕後等率諸生上箋謝○先是全南道沿海諸島扶安縣蝟島靈巖郡楸子島羅州牧都草島靈光郡角里島鵲島紫雲坪自 列聖朝賜與於成均館俾收其稅以充養士之費後皆爲諸宮家所奪占至是大司成金益𤋮白其事 上立命還屬之本館○八月設能麼兒廳選武臣二十餘人逐朔試陣法怠者汰其職○旌中外孝子烈女六十餘人間或贈職復戶以礪頹俗○九月上幸章陵還至露梁津岸顧瞻都城歎曰美哉江山之勝也四方漕運之所輻湊東國王

都漢陽乃其最手時御營都提調李時白摠
戎使具仁垕率御營軍及楊州兵陣于沙場
以待隨駕軍齊渡合為一陣摠一萬三千餘
人 上大閱軍容曰雖有此士馬然御之不
得其道則亦徒為無用之卒也○冬十月命
大提學蔡裕後選朝士之能文者金壽恒南
龍翼李殷相洪葳李端相安後說等六人賜
暇讀書于湖堂 上以湖堂故事問于裕後
裕後裒集國朝以來應製序記及建置節目
以進且言湖堂頹廢賜暇無所 上議于大

臣命一月之内十日供職十日講製以爲程
課○命印賜四書三經小學於四學從大司
成金益熈之請也○十一月洪州牧使申溭
進農家集成賜虎皮○命移設庇仁縣馬梁
鎭於同縣都島以舊鎭不便於藏船也○上
事 慈懿大妃誠禮備至 大妃善病 上
奉養調娛翼翼油油以所處狹隘親相基於
欽敬閣舊址別建殿曰萬壽曰春暉蠲役夫
身徭○十二月始行錢於京外初東方未有
錢幣只以麤布交易貨賄 太宗始命河崙

作楮貨後廢不舉 宣祖朝有行錢之議以
銅鐵非國產亦不行 仁祖癸酉從戶曹判
書金起宗之言命常平廳鑄錢其文曰常平
通寶復因廷議多歧而罷之未幾金堉奉使
明朝見其用車與錢甚便於民歸以為言及
上元年庚寅再奉使入燕以先行錢於西路
試其便否為請 上許之堉遂以行貨所餘
貿唐錢十五萬文分留平壤安州兩都會邑
上又命訓鍊都監鑄錢以益之使遍行列邑
民多稱便至是始令通行於京外諸路命堉

更定科條設鋪於畿甸兩西自近及遠銀一兩直錢六百文米一升直錢四文皆隨時低昂京畿大同作米一結八斗其一斗代以錢詞訟衙門贖布以錢參半各司貢價五之一及雇役價戶兵曹料布三之一皆以錢代之要使公私錢路流行相通其毁錢者有罪請又劉蔫朴守真委以行錢之事　上皆從之

丙申　七年春正月饗侍衛將士於闕庭○城北道之三水郡南兵使姜瑜啓言三水移治之後未及築城郡守朴洞僅築一面請調三水

甲山各鎮堡土兵七百四十人令監兵營給糧使之十日內畢役從之○命禁衛將士皆挾袖短衣許着錦綺○校理閔鼎重修撰李慶徽等因虹變上劄陳勉 上命入侍諭之曰劄辭切至不可例批故召見求助鼎重復請立志得人 上曰得人之云可謂至言然深居九重知人最難昭烈之於孔明高祖之於蕭曹深知其才故渙然契合以近事言之李珥當太平之日欲養兵十萬於都下人皆笑其迂濶壬辰亂作始服其明見皆稱爲聖

人此誠近古所未有之才然以 宣祖聖智之際會終不克大用李珥用賢不亦難乎鼎重曰人皆有一能惟在隨才授任而已安可盡得將才如韓彭智謀如良平王佐如孔明者乎 上深然之顧語承旨曰堂劄及奏裨益弘多予欲廣聞讜論承旨代予草教以求正直之言○上謂筵臣曰中人之性遇患難然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君遇災亦當如是若但恐懼而已不作一事如彼長者之訶責而畏怖退縮而已則亦何益之有哉

惟必有所為之事使今日行一事明日又行一事循序漸進念念不忘然後可以盡修省答天譴也○夏閏五月旱 上下教求言避殿減膳審理寃獄親行祈雨祭方詣齋室雨大作禮曹以為方雨祈雨事近不誠 上以問大臣大臣請於祝文中添入報謝語而使大臣攝行從之○方悶旱審理也 上謂大臣有司曰帝王為國之道自近而遠自家而國曾者審理只及疏遠不及骨肉至親其可乎澂潚及三兒久處海島且潚過時未冠婚

一念不能忘往事童子何知予欲放還諸臣
皆對曰放還之後將何以處之乎　上曰使
其兄弟同居而予亦教誨以盡保全之道也
諸臣感聖教之懇惻無敢有異議　上悅亡
何又命復澂灊爵號政院以罪關宗社不可
復齒宗班繳還傳旨　上命大臣議諸大臣
皆難之獨領中樞府事李敬輿以為澂灊放
還之命藹然堯舜之心也昔者周公討三叔
置辟其兇以七乘因霍叔三年不齒其後復
其爵邑澂灊五年圍置足擬七乘之因到今

復爵無愧周家仁厚之意設爲國家遠慮有
爵無爵恐無關係 上從其議○秋七月
上御講筵有言世之敢言或出於沽名者
上曰雖有沽名之心苟其言利於國家則彼
之沽名於我何有惟當觀其言之是非而已
○命刊布内訓及警民編内訓卽 昭惠王
后所撰也警民編卽金正國所撰也二書皆
有補於化俗之道○冬十一月前郡守李文
柱上疏略曰今日事勢有十可畏者朝廷之
不端不足憂而聖志未定可畏也百僚之怠

慢不足憂而國無楨榦可畏也諂諛之昌盛不足憂而忠言蔑聞可畏也仕版之猥濫不足憂而風節掃地可畏也人民之愁怨不足憂而弊瘼繁興可畏也倉廩之虛耗不足憂而經用浮費可畏也敵國之侮慢不足憂而邊備踈虞可畏也士卒之寡弱不足憂而將不知兵可畏也器機之薄劣不足憂而兵不服習可畏也　殿下畏其可畏則不足憂者誠為不憂不畏其可畏則不足憂者實為大憂矣　上優批答之

丁酉八年春正月命蠲畿甸春收米之半以歲儉也○命以翼善冠袞龍袍定爲陵幸時服御 上嘗與筵臣語及我國衣服之制曰前朝鄭夢周還自中原始傳紗帽團領之制盖中原雖戰陣亦以冠帶從事而我國笠制極其駭異冒子太高凉臺太濶出入門戶動輒罣碍至於衣袖亦太長濶不便行步曾見大明會典武士衣袖僅容其拳良以戎服取其輕捷也我國戎服帖裏絲笠徒拘束其動作何益於行陣哉鄭太和曰聞壬辰後嘗欲依

中國之制上下皆戴小帽子而竟未能行云矣 上曰道袍之制亦自壬辰後始有之我國帖裏初與胡人帖裏同其制古有胡耳掩狹小輕銳而今無之大抵此等初無定制只因一時俗尚輾轉變易也仍教曰拜陵之時戴笠乘轎終覺不便其令儒臣熟講以定之於是弘文館啓曰陵幸時冠服考諸五禮儀翼善冠袞龍袍而無分於輿轎也如其言○設瘞坎於獻陵從金堉之言也○二月命壬辰忠臣贈吏曹判書宋象賢贈刑曹判書申

誥贈右賛成金浚生長之地建祠賜額尋命竪象賢墓表○夏五月以營將四朔操鍊之有弊命更定節目從領敦寧府事金堉之言也○命造璿璣玉衡先是 上令講官洪處尹造璣衡以進然其制多不中度至是弘文館啓言金提郡守崔攸之創造璣衡水激自運日月行度時晷遲速無少差違見者皆以為精妙請令巧思者依其制造成藏之本館從之○六月命造甲冑賜禁旅○秋八月
上御講筵語及唐太宗吞蝗事 上曰史記

不可盡信宋太宗欲自焚而是夕雨果若不
雨太宗能自焚其身乎不然而只以空言應
天天其可欺乎當時史官之書法亦可笑也
○九月命王世子與賛善行揖禮先是 世
子欲行揖禮於賛善因禮官覆難而止至是
又下令禮曹欲禀 上裁故有是命○減湖
西大同米二萬石從宋浚吉之言也○罷行
錢之法李時昉白 上曰行錢時散給千餘
石米於市民尚未收合故今則金堉亦知行
錢之難矣 上乃教曰行錢六年未有分寸

之效而國家財産日就凋耗不可不趁今通變罷錢當否其令廟堂稟處於是備邊司啓請罷之○冬十月 上御講筵侍講官趙復陽奏曰樂政大壞繁音促節少無和豫之象請令樂官肄習古調 上曰禮壞樂崩亡國之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曾聞大明之樂過於哀傷我國樂音不幸近之此非細憂也○十二月 上進宴于萬壽殿賜國中高年米肉有差以及老之義也

戊戌 九年春二月命領議政鄭太和倣湖西大

同法講定湖南大同節目○贊善宋浚吉將
歸鄉　上引見求助浚吉以治兵必先養民
用刑必先愼恤爲對仍命行酒浚吉言　聖
上酒量甚寬而剛制不御酒羣下莫不欽仰
也　上曰是予家法非剛制而然也浚吉又
曰臣見御寢帷帳皆用黑布昭儉之德可以
一知餘昔穆陵遷改時奉審梓宮多用綿布
乃　宣廟所嘗御者云　先王儉德豈非
聖上之所當法者乎　上以爲然臨退賜貂
裘一領○夏五月下內藏龍飛御天歌于校

書館命刊行○六月命大學序齒爲坐以明
長幼之序先是　宣祖朝儒臣李珥議行序
齒之法未之果焉至是始命行之○命竪故
統制使李舜臣墓碣錄其子孫○秋九月
上引見吏曹判書宋時烈叅判宋浚吉教曰
卿等之來苟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則更待
何時且以卿等言之士生斯世抱才學而不
試將何用哉時烈曰　殿下十年勵精治效
蔑如臣莫曉其故也古語云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我國雖褊小君臣上下聚會精神洶然

無間可庶幾也　上曰卿等宜引進善類共
濟國事浚吉曰三代之事尚矣如符堅之王
猛宇文黑獺之蘇綽皆委任而不疑自古無
無才之世也　上以為然○領敦寧府事金
堉上遺疏言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民
安而樂其生則豈患乎無兵哉湖南之事臣
已薦徐必遠而付之臣若溘然則恐一朝無
助事至於中廢也其意盖指湖南復行大同
法也　上答曰湖南事得人而付之何憂何
慮後　上追思堉曰安得擔當國事堅確不

撓如金堉者乎○冬十一月弘文館上劄進
先正臣李滉所讀心經先是滉初入大學見
心經於同舍生卽以紙束易之歸鄕手註身
體以成其心學及至晩年自爲小跋於卷末
以道其求端用力之槩略滉沒後爲嶺儒輩
所寶藏至是校理李端相以 上方講心經
而此書有先正訓釋可以參考奏于筵席隨
劄以進 上曰所進書奚但治心之要先正
筆畫宛然如新可不敬讀爲遂置座右以寓
景賢之意○宋時烈白 上曰昌嬪廟之五

世不祧視祧遷后妃之禮反有加矣宋浚吉曰不然國家待功臣尚且百世不遷況昌嬪實生德興大院君以啓　宣廟聖躬則其禮豈下於待功臣乎宜令禮官問議定制於是問議大臣從浚吉議○兩湖沿海邑饑減其田租移全南穀十萬石賑之○上御台對謂宋時烈曰宋神宗對明道歎無人才而不知明道之可任可慨也已時烈對曰明道嘗陳治道於神宗神宗以爲堯舜之事朕何敢當神宗之心如彼其小而明道之心如此其大

顧何能任之乎 上曰今日之事若復為後人所慨則豈不大可畏哉○領議政鄭太和白 上曰五家統之法講定久矣以歲歉尚未行也 上以問於吏曹判書宋時烈時烈對曰五家之制三代遺法特商鞅以虐稔怨非法不良也明道亦嘗言其可行矣 上命自明年行之○十二月全南道觀察使徐必遠啓言扶安縣監柳炅以差員上京若賜召見則庶悉海民饑莩之狀政院以請見差員非藩臣之體請推考宋時烈上䟽曰必遠之

請語意樸直其心不害爲獻忠也皇朝故事
十三省府官員進表來者并吏卒而引陛階
下　皇帝親傳玉音曰知道吏卒之賤咸得
仰覩天光其規模廣大誠意惻怛如此治化
安得不隆哉今　殿下引入卧內問民疾苦
則遠方疲癃亦必感　殿下恤民之誠也
上嘉納○以宋時烈衣服甚薄特賜貂裘一
領時烈上疏辭　上慰諭○命置童蒙教官
四員　上謂宋浚吉曰近因駙馬揀擇見士
夫家童蒙多不知書奈何浚吉對曰　宣祖

朝權韠趙守倫爲教官訓誨童蒙當時人才
之盛實由於此　上曰善有是命○上御台
對謂宋時烈曰予之氣質偏於怒近得一法
有可怒則忍之到夜中怒弛然後處事則庶
幾少差也時烈曰朱子亦以忍怒爲涵養工
夫也
己亥十年春正月命中外恤鰥寡孤獨移統營
穀一萬石賑兩湖饑○以李惟泰爲進善許
穆爲掌令尹宣舉爲司業權俞棨爲兵曹參
知○賜清白吏戰亡人子孫食物○關西大

饑 上聞饑莩顛連為之泣下減常膳擇遣御史命便宜活民蠲軍保米奴婢身貢○二月命依 宣祖朝丕顯閣故事晝夕講召對皆令兩司一員入侍從持平南九萬之言也

○命祭酒宋浚吉看詳四學覲制【四學覲制】頃年四學東齋圓點錄名及一年二十四巡製述之覲亦甚煩屑今宜並罷只依程子改試為課之義及大典勸奬條所載本學官兼教授每四時各一巡聚學生取講誦十人兩小學取五人四書取五人或四書從自願抽籤背誦以文義貫通為主分四時各誦一書又取製述五人兩或詩或賦或文臨時出題通四時各學講誦四十人製述二十人歲末館官與學官合坐於大學取十六人兩小學八人四書八人復設合製取八人並赴生進會試外方

小學講取之規已有定式後亦依此例四書小學叅半講取公都會製述亦依例仍存童蒙教官四員加出並前設合爲八員每二員分差於四部而前設分教官四員冗雜革罷三江擇其地可合訓長者差分教官以訓童蒙外方訓長使其一鄕從公論擇差告官分定於各村以便就學自官隨便顧助守令時親考講監司及都事教養官巡時親歷或製或講其實效表著者依大典減戶役學徒施賞不能者楚撻其尤者㕘詳啓聞師長陞教官或他職下禮曹覆啓請依此施行從之○三月賜額于李滉書院曰研經李珥書院曰華巖曰松潭金麟厚書院曰筆巖宋麟壽書院曰魯峯李恒福書院曰花山金長生書院曰遯巖○以宋浚吉爲兵曹判書浚吉以孱弱辭 上答曰兵務

豈孟賁烏獲之職乎試觀今日此何等時一生讀書飭躬者不可遽然退歸也○濟州饑命減田租之半移錦城米一千石統營租二千石賑之○命諸道勸課農桑力業者復其身○命全南道太同米五千石分給農民使備穀種○命忠武公李舜臣南海戰場立碑紀蹟○分遣御史南九萬閔維重等八人於八道暗行按廉○夏五月 上昇避于昌德宮之大造殿時 上患鬢腫違豫有日而以旱乾憂灼露立殿庭徹曉躬禱是日果大雨

然　上疾因此大漸竟以四日甲子昇遐都人士女塡咽街巷號呼雨泣館學生及遠近士夫奔哭者不絶於途窮村僻鄉愚下之氓咸萃官庭悲號如喪父母焉　王世子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宣文章武神聖顯仁廟號孝宗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八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九

顯宗朝一

顯宗昭休衍慶敦德綏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

大王

諱棩字景直辛巳二月四日己酉誕降于

瀋館在位十五年甲寅八月十八日己酉

昇遐壽三十四葬崇陵在楊州

孝宗大王十年己亥五月甲子四日 孝宗大

王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越六日己巳

王世子即位于仁政門尊 慈懿大妃趙氏

為大王大妃王妃張氏為王大妃冊嬪金氏為王妃告廟受賀頒教大赦 上 孝宗適嗣生有異質自二三歲言動有法度甲申東還謁 仁祖應對如成人問堯舜桀紂事上以所讀史略之語證其聖暴甚詳 仁祖大奇之己丑冊為王世孫辛卯進封王世子聰明絶倫凡有見聞輒不忘嘗讀孟子 孝宗命誦之盡一篇無一字錯自幼及長不離親側其有不安節則日夜扶持雖命之退不敢退至是擗踊之節顔色之慼羣下不忍仰

視大臣三司屢請即位終不許及　慈殿下旨勸進然後乃即位○大喪翌日大司憲李應著大司諫李尚真等劄請遵朱子君臣服議製古喪服以臨製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下禮曹議大臣儒臣儒臣宋時烈宋浚吉等以為當如朱子說大臣李景奭鄭太和等以為先正臣李滉之為此議也故相臣朴淳以禮官持難而不之改故儒臣金集之為此議也故相臣金尚憲亦有所持難蓋國朝流來之禮不可遽變也命如大臣議○時

慈懿大妃為　大行大王服制五禮儀只載母為子服朞不及長衆傳重之别院相鄭太和坐閤門外邀吏曹判書宋時烈示以一小紙曰延陽府院君李時白聞尹鑴之論有此報也盖取儀禮為長子三年條䟽說以為長子死次適承重亦謂之長子也時烈曰禮䟽果有是說然其下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條䟽又有四種之說均是䟽說則不可取一而捨一也太和問四種之義時烈曰正而不體謂適孫承重也體而不正謂庶子立為後也

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癈疾也傳重非正體謂庶孫為後也太和搖手止之曰頗聞時王制禮時烈曰大明律及國制毋論長子庶子皆為不杖朞喪禮備要亦載此說太和曰善於是李景奭等諸大臣亦以為當服朞年遂從其議鑴又引內宗皆斬衰之說為證時烈又曰內宗為君皆斬者不敢以私戚戚君故雖本服緦麻之外親婦女皆當服斬今　大行大王於　大妃不敢稱子而稱臣則有君臣之義　大王大妃顧反為臣服君之服耶

鑴堅執前說以為帝王家事體與私家不同
復獻議爭之○領議政鄭太和以　上已嗣
位請遵故例罷院相　上教曰荒迷也不能
察庶務限公除仍留太和復請依己丑故事
與左相沈之源同行院相事從之○初　大
行大王遣暗行御史於諸道至是禮曹以國
恤召還京畿御史安後說江原道御史李程
等皆未竣事奔哭憲府啓言奉使而遭國恤
者必待竣事後復命殯宮禮也今諸道暗行
之臣棄　先王之命於草莽甚不可也請禮

曺堂上推考御史未還者使之竣事後復命
從之○六月陞清風郡爲府以　王妃姓鄉
也○大司憲宋浚吉上劄言帝王之孝與四
庶不同勉加節抑毋違聖人制禮之意爲
明廟大行未葬　宣廟臨筵講禮記喪禮篇
蓋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乃是禮經
之文依舊制饋奠之暇令儒臣進講討論體
究而審行焉古帝王嗣服之初求直言招賢
俊以裨新化願遵已行之規旁招髦士曲加
禮敬未至者思所以致之已至者思所以留

之爲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吉凶皆决於今日其可不自畏自勉乎愼思慮嚴宮闈遏私逕宮中府中務爲一體黜陟進退一付公議毋以偏係抑揚任數御物之念參錯於其間以承我 大行大王貽燕之至意焉 上答曰思昔日講席今雖欲行之得乎所言無非至誠孤當感佩服膺焉啓殯前講禮經雖載禮文難抑哀懷惟卿懇察仍命承旨金壽恒以招賢俊事措辭下諭壽恒請前賛善權諰前進善尹宣擧首先徵名而餘外草野人次第

訪徵 上可之○命成均祭酒勿拘品秩時
吏曹判書宋時烈兼帶祭酒與否因該曹啓
問議大臣大臣等以爲議政仍兼大提學正
二品仍兼大司成況此祭酒非常有之職待
其人而始設品秩似不當拘也如其言○執
義李惟泰陳疏告歸 上遣史官諭令入來
仍命本道給惟泰老母食物○秋七月大旱
行雩祭國制秋後不祈雨至是特命行之○
遣宋時烈吏曹判書尋復授時鏡城判官洪
汝河因 先朝求言應旨上疏言邊防踈濶

之患刑賞不中之失是非不公之弊且曰李
厚源論議以偏陰爲主處事以剸劣爲尙洪
守遠之䟽雖云引喩失當固出愛君之忠宜
降温諭待之如舊吏部注擬循私過半如春
坊添設出於輔導而年少蔭官輒擬諸議徒
爲觀瞻無益實效有非優賢養廉之道朋黨
之禍爲今病根學術分裂中國尙然嘉隆以
來士論角立相持百年然其禍未嘗上及於
朝廷我國則不然立幟雖緣於意見處心實
關於名利陰操異同顯加擠擯由是澆薄之

類貫勇先登偏滯之輩守死彌篤其意指時烈也承旨俞棨以其語涉 大行聖躬不可仍用於今日稟捧入與否 上命議于鄭太和使改其措語以呈而以事在 先朝不爲加罪時烈登筵懇辭銓職 上慰諭備至時烈辭不已 上遂命遞吏曹判書以安其心姑勿出代至是命加望復授然時烈竟辭不拜○冬十月葬 孝宗大王于寧陵先是尹善道以水原府治爲上格龍大風水千載一遇之地議定新陵于水原已始石役李景奭

李時白元斗杓李厚源李澥宋時烈宋浚吉等咸以爲水原卽畿輔關防旣有邑里撤移之弊又有後代五患之慮而至若健元陵左岡乾坐卽我 太祖與神僧無學親卜之地蓋欲如大明之萬歲山地旣純吉事又便當也或劄或疏爭之不已 上遂用景奭等議卜新陵於健元陵左岡○ 敎曰雖非禮文所載今纔返虞異於常時禮固緣情而生予欲自內問安於魂殿此後行祭時依朝哭例欲爲問安政院其問于大臣儒臣左參贊宋時

烈以為朝夕哭五禮儀未見其必止於葬後
雖非行禮之日小祥前自當依葬前行之而
但不可以問安為名也 上命依議施行○
以畿甸歉荒且經陵役蠲春秋大同米及税
豆從吏曹參議趙復陽之言也○命官吏之
濫刑殺人者歲抄勿書入判義禁李時昉言
大典濫刑官吏杖一百徒三年濫刑殺人者
杖一百永不叙用是殺人之罪反輕於濫刑
也領議政鄭太和曰大典永不叙用是禁錮
終身故重於徒配今則不然被此律者例於

歲抄及赦令書啓蒙叙所以輕重倒置也
上遂有是命○以北道歉荒命徒年及遠竄
人並務配凡一百十三人其全家實邊及逆
賊緣坐勿論○命下内司綿布一千匹于兵
曹使補軍丁兒弱減布之數初吏曹判書宋
浚吉言 先王軫念軍兵之怨苦兒弱逃故
欲除收布事未及就而今各衙門所儲告之
難以充數惟内需司非古先王大公至正之
法故在前儒臣皆請革罷然 祖宗之制勢
難猝變自 上斟酌除出以充蕩減之數則

可為慰悅民心之一大舉也俄而有是命○
十一月上命政院銓曹 大行朝裁翦時
在外朝官及士夫上來者並抄啓吏曹判書
宋浚吉啓曰前校理李壽仁恬退守志為世
所稱司業尹宣舉尹元舉皆有實職前佐郎
申碩蕃崔徽之 先朝直出六品前諮議李
翔宋基厚曾已選授講職前洗馬金萬榮亦
曾擬諮議而碩蕃翔尤為表著矣政院亦言
前副提學尹文舉自在 先朝屢勤召命當
此新化之日禮遇賢士最是急務宜有慰諭

勉留之舉也　上遣史官敦諭○領議政鄭
太和奏曰扈衛廳之設初因　仁廟反正後
時際危疑以勳臣爲大將各率軍官入直闕
内至今不罷無益於軍制而一年頒料通爲
三千餘石其於省費之道可罷也　上命議
于諸大臣議不一竟不罷○十二月左參贊
宋時烈陳疏還鄉其疏曰今五月五日中使
以内旨傳諭以爲時氣燰熱恐有慮外之虞
欲以今日小斂臣謹對以禮既不然且梓宮
寛濶必無所虞六日事畢臣又以爲禮書小

歛條有未結以絞未掩其面盖孝子猶娭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之文當如禮書才出哭班大臣以下竟以内旨旋即變通不幸事異初心非由人事者十分明白而終至梓宮之合木朝野喧騰歸咎於臣山陵卜定衆議以水原為千載一遇之地臣敢倡異論亂已定之謀人言未已逾往逾甚 聖候違豫之日敢違羣議以太醫有罪當死决不可使之議藥其後以其所議之藥快收其效論者以為不急君父之疾負此三大罪得免有司之誅已

是僥倖況望帶職偃息以蔑公議乎 上答
曰父母之喪無欠於襲斂之際欲得美地為
衣冠之藏者人人之心孫雖不敏豈不如誣
罔者乎合本之事若有未盡乎豈為卿而恝
視到今不發哉水原不合國陵云者非卿一
人今用陵岡不下於彼雖浮議四至不入於
耳可也第三事於予心尤有所未安人言予
當直斥卿以此欲歸予若許之人謂予何望
卿察事勢之不然亟回歸意及時烈出城
上遣史官諭以入來復下手札使承旨吳挺

緯往諭時烈書啓有不忍聞之說挺緯再三請其意時烈沈吟良久乃曰人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斥我云矣挺緯還白其語 上又遣史官下御札問其決歸之由時烈對曰竊聞人謂臣事 殿下無專一之心此人臣之極罪也 殿下手札挽行令又遣史官下詢臣終不敢不言翌日諸臣交陳深言可愕之狀 上曰傚言之人若不痛懲則賢路自此杜絶誰肯願立於朝當國勢岌岌之時草野人當延訪之不暇而在朝之賢遭此事退去

豈細憂哉○上移御慶德宮禮曹以　大王
大妃輦輿儀物請問于大臣儒臣諸大臣以
爲　大王大妃方在朞服中與三年喪有別
輦輿儀物當用玄宋時烈以爲　大王大妃
內持衰麻外用玄黑似甚無謂盖五服之人
喪次主素而他處主玄後世之末失也然常
人壓屈故程子以爲不禁冒哀守常至於人
君則不然春秋之義人君不言出盖雖下邑
自與宮內無異故國中無非自伸之地而以
示王者無外之義今　大王大妃持　先王

之服而未免有變改之地則恐違春秋之義
命從時烈議○上以日寒命給薄衣軍士襦
衣凡一百十人又命承旨釋輕囚○命停誕
日方物禮曹啓言嗣服之初軫念民事蠲減
御供兩　慈殿外凡進上方物悉停封進瞻
聆所及孰不感動第來年誕日非比節日不
可闕享上之道　上以歲饑民困竟不許○
命以關西管餉耗穀賑流民蠲海西五斗稅
米以本道公穀代輸京倉待秋收捧以償公
穀從禮曹判書洪命夏之言也○永蠲端川

稅銀一千兩從咸鏡道臣之請也

庚子元年春正月 上下諭于左參贊宋時烈曰聞向來流言以駙馬入讒爲說卿之決歸職由於此云若有是事予豈不知予之心曲已悉於益平尉洪得箕之䟽批矣自古忠賢之被誣間或有之而皆出於上下相阻情意未孚讒言乘隙而起終至跋疐之患予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前代也予之於卿心肝相照雖有讒者百人不足以動予一髮卿以山林宿德爲世模楷 先王托爲心腹遺予小子

予之倚卿如何卿之責任如何從速還朝以
破奸言仍命史官傳諭時烈引疾不來○命
以嶺南沿海邑穀二千石舟運襄陽等五邑
以賑之○命蠲咸鏡道參布之半及忠清道
收米一結一斗復命太僕减馬二十匹○寬
洪汝河于黃澗以北兵使權堣啓言汝河居
官不法也○載寧民金斗榮上變設鞫 上
命援引諸人不必盡問先問其所因緣斗榮
果服其誣罔遂誅斗榮被逮七十餘人命依
先朝例給回糧以送其家財之見奪於金吾

吏卒者悉推還之○二月江原道三陟府火
燒民舍一百七十餘家 上命給綿布三百
餘匹分與被災民○三月召對講大學衍義
吏曹判書宋浚吉曰誠意以下工夫當參看
於格致蓋心體得正然後可以格致也 上
曰格致而不誠意烏用是格致爲哉右尹權
諰曰故相臣趙翼以謹獨爲誠意之本故儒
臣朴知誠以孝悌慈爲修身之本二人之言
誠不易之論也○賜額于金長生益山書院
及金宏弼鄭汝昌鄭蘊等嶺南書院宋浚吉

言金馹孫燕山朝遭慘禍宋麟壽忠孝俱備亦遭丁未慘禍並宜贈爵吳允謙 仁祖朝名相清白儒雅臨沒戒其子勿請謚宜特賜謚也 上從之○夏四月掌令許穆上䟽畧曰 大王大妃朞年之制當初喪急遽議禮諸臣或不得詳盡而有此失耶儀禮註䟽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

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齊衰章母為長子注曰子為母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己故亦齊衰也傳曰何以三年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適適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為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為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夫三年之喪為父父至尊也為君君至尊也為長子重其當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

今 孝考於 大王大妃既為嫡子而又踐
阼即位當正體之尊而其服則與體而不正
不得三年者等臣不知何所據也國之大喪
事重禮嚴雖儀節之末且不可紊亂況三年
之制乎請令禮官儒臣追正喪服之失今大
喪之練在前既練之後期服已除雖欲悔之
不可及也疏下禮曹禮曹判書尹絳覆啓曰
初以期年成服今為三年之制此變禮之大
者請令大臣儒臣詳議以定領議政鄭太和
以為曾於急遽之際未及考出實錄 貞熹

王后之於　睿宗大王必有已行之制宜詳考叅定之左叅賛宋浚吉亦上疏言我朝典禮無爲子三年之制其在古禮倘不十分明白則無寧遵用國典之爲愈故遂以朞制爲定外議紛然以爲　貞熹王后於　睿宗大王亦服三年果如是也請考實錄以爲更議之地而穆說亦不能無疑注疏既明言第二嫡子以下通謂之庶子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即庶子爲後者也此庶子穆必以妾子當之果爾則疏家之說前後自相逕庭也　上命考

實錄於赤裳山城則 睿宗小祥 貞熹王
后果從吉矣左議政沈之源曰當初獻議既
不外於五禮儀而實錄所載又如此喪禮宜
從先祖也 上遂命勿改服制穆又上疏進
儀禮爲長子喪服圖前參議尹善道復上疏
醜詆宋時烈至謂擬 先王於不敢言之稱
並及浚吉議禮之失末乃曰此疏之入不入
此言之行不行卜主勢之固不固國祚之延
不延也 上下教曰尹善道心術不正敢上
陰險之疏詆譖上下之間所當繩以重律宥

不忍罪者姑從輕典削奪官爵放逐鄉里副
提學俞棨等言善道疏語意凶慘上犯 先
王痛心切骨宜屏諸四裔 上命竄善道於
三水府於是右尹權諰疏言 大王大妃今
日當為三年之制必然無疑今雖義起可質
百世況善道曾在 先王龍潛時有師傅舊
恩願赦宥其罪也前判中樞府事趙絅修撰
洪宇遠復相繼疏救善道 上或批旨切責
或不賜批仍命 大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
官趙絅以他人改付標○五月 上有眼疾

妨於看讀而猶頻御經筵命校理金萬基大書經書及大學衍義等書以為講復命副提學俞棨依 仁祖朝鄭經世例別為入侍講論文義○上行次對平市提調尹絳奏曰曾在 先朝以諸宮家勒買市貨之弊請繹法司禁止則 先朝教曰何為此疲軟語耶不須借威於法府摘發告爭則爭當重繩以此捧承傳自是其弊頗息令久禁緩或有復踵前習之患也左議政沈之源曰絳非矣何不指名請罪乎絳曰既往也不能記矣 上命

申明禁抑○秋七月行大同法於全南道山
郡○教曰寡昧凉德叨承丕緒天災時變無
有虛日比歲旱蝗饑饉薦臻夙宵憂懼罔知
攸濟今玆發穗之節點雨不下已至兩旬靜
省厥咎罪實在予孑遺赤子何罪何辜與言
及此若恫在己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言使
大小臣民咸陳闕失無有隱諱○大司諫李
正英等上劄言江都南漢糴穀軍餉除耗徵
捧亦許散債各衙門貿銀日滋月積市上白
金盡入公家民謂之囚銀各司貢物之價軍

兵胥隷料布以此綵半移給平安道舊有遼
軍護送朝天之行而今無此事其名尚存仍
收細布三匹爲役之重未有甚於此一如步
兵減其一匹仍請禁内司濫雜奸僞之弊諸
宮冒占橫奪之弊諸宮下人出入内外之弊
且曰閭巷傳言宦官數輩忤旨斥黜云未知
所言何事而昔我 宣祖大王將遣繡衣抽
栍八道守令近戚適在抽栍中還揷筒中有
一宦官伏地諫曰 殿下私情如此則何以
責朝臣乎 宣廟笑而還抽近戚終抵於罪

至今傳為盛德事豈非 殿下之所可法者乎 上答曰求言已久頓無應旨之言是以予為無可為而然也今見卿等之劄若夢之初覺渴之飲水予心喜悅可不書紳而服膺其中數條當令廟堂議處焉○命重臣句管仁川紫燕島以島為江都輔車而經理也○行三覆豐川民金八立以其兄六立為朴進所殺佯與私和誘進刺殺自就豐川獄願蒙償命之律八立時年二十三 上特命減死定配○九月諭八道觀察使曰天心不享降

此大侵食者民天無食則無民民者國本本搖則國亡言念及此我心如焚雖在疾病之中亦不敢自暇頻接臣僚敷納羣言採恤之方靡策不講而迄無一事之措置實惠之普被億萬赤子將謂予置之相忘盖被灾之處年分覆審詳知災實然後稅貢軍布等事所當蠲減移粟之舉內而各司外而各營所儲穀布亦將覈其實數而取用此皆今日所講究者而遐遠之民若不知朝家矜恤之意不堪目前之急未免流亡之患則雖有善政將

何施於既散之後哉此予所以必欲先布朝廷之本意藩宣之臣須以此遍諭道內使深山窮谷無不聞知卿與列邑守令竭誠撫恤使不至顚連道路○追設九日課製於成均館先是節製當日有故則仍不設行時大提學李一相入試院過九日始撤場　上遂命追設課製其後成節目節日有故退行於當月內○冬十月命湖南山郡大同盡數蠲減以衙門銀布代結其價從備邊司之啓也○十一月癸酉冬至副提學俞棨等上劄陳戒

曰陽根於陰動生於靜天地生物之心自是始萌其端甚微其用甚廣是以冬至之義在易爲復而聖人重之人能善推時義驗之於一心則自一念之善而推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而其善惡勝負之機固在人矣驗之於國家則自人主一身之正而推之朝廷正百官正以至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其治亂得失之幾固在君矣願殿下奮發大志堅持聖心進學則涵養於淸邃至靜之地省察於應事接物之際善端必

擴悉念必遏制治則今日行一善政明日革一弊政必期於治定功成國勢鞏固而後已焉 上優批嘉納○十二月禁良民之削髮爲僧尼者令所在官一一還俗違者科罪

辛丑 二年春正月副提學俞棨等上劄陳七事蠲逋欠以收人心也停訓局兵新户加抄也罷諸宮家各衙門塩盆魚箭也詳査八路見弱仍蠲收布也御營軍限農節除番也扈衛軍官永爲革罷也都城尼院一並毀撤也

上優批答之翌日召大臣備堂命罷城内慈

壽仁壽兩尼院領議政鄭太和曰此是歷代
帝王所未有之盛擧也然自前後宮之老而
無依者多住尼院 先朝後宮亦有出居者
此難處也 上曰今則無有也仍命禮官詣
慈壽院奉出 列聖位版依奉恩寺例卽令
埋安于淨地○下綿布一千匹于備局以補
賑資减京畿春收米結二斗○二月右參賛
宋浚吉自鄉入来 上召見慰諭浚吉賀兩
尼院毁撤之擧且曰朱子以毁僧舍作書堂
爲一擧兩得尼院一處乃北學舊基以毁院

材兀仍設北學則好矣 上從之今泮宮之一兩齋是也○夏四月因旱審理放徒年以下一百九十餘人減等十九人○五月給京倉大豆一萬五千石於畿邑以爲田種俾秋成後輸倉○六月祔 孝宗大王于太廟還宮時命除儺禮歌謠結綵又停陳賀頒教及飮福宴先是禮曹議祧 仁宗明宗二室於永寧殿判中樞府事宋時烈言帝王家以繼體爲重雖以兄繼弟各爲昭穆宋之太祖太宗爲一世哲宗徽宗爲一世欽宗高宗爲一

世朱子以爲非是請以兄弟各爲一世今我
仁廟明廟親雖兄弟義則父子遷奉永寧之
時可以二其昭穆也以諸大臣議不一竟不
行○舊例侍女選都中良家子至是特命革
罷定爲式○御營大將柳赫然奏曰我國有
產硫黃之地而人不知究買於他國不能繼
用守禦廳今送于全南道珍山郡採取之此
外亦多有產硫黃之地而郡邑畏其貽弊率
皆掩諱宜令廟堂施賞激勵也左議政沈之
源曰京中昭格洞亦產硫黃而今無守直必

有竊採之患令該曹修築守直便也並從之
○秋七月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恭慎王大
妃尊號曰孝肅 上進冊寶御殿受百官賀
時冊禮都監啓言曾在辛卯故相臣金堉獻
議云 宣廟朝有重光樂章故 仁穆王后
亦有樂章而其他謄錄並無樂章至於昏朝
時事不足爲例今此冊禮時樂章勿爲撰進
宜也允之○命尚方內司貢紬之自關西納
者悉以米代充以補賑資○閏月命摠訓局
軍兵中老殘者六百名從訓鍊大將李浣之

請也○八月 上親行釋菜于大學○元子
誕降告廟頒赦○復故翼虎將軍金德齡官
伸其寃德齡光州人也勇力絶倫壬辰之亂
起義兵所向摧破倭奴避不敢近 宣廟嘉
之直拜工曹佐郎且號翼虎將軍自是威名
大振會李夢鶴叛於湖西被擒辭連德齡竟
下獄杖死湖南之人莫不寃之至是因旱訪
問抱寃未伸者全羅監司金始振啓言德齡
事 上議大臣特命伸雪○九月命運關西
管餉米三萬石海西米五千石以補經費減

軍器寺校書館貢物罷繕工監工役從大臣儒臣之言也○命嶺南物膳限明秋姑停湖南湖西朔膳參量減之○冬十月移咸鏡道米一萬石江原道米一千石租三千石賑嶺南畿○賜永柔諸葛武侯廟額卧龍立碑給田僕時校理李敏敍上疏言 宣廟壬辰之亂播越龍灣賊退之後進住永柔厥後許置武侯廟於其地且以邑中武士隷焉又送武侯像而藏之 聖祖此舉夫豈偶然七年搶攘躬履艱難而當時奉令承教者未有可托

以討賊之任其所以緬懷豪傑胡不我臣之
意蓋可想矣且其縣西有臥龍山緣名置祠
實出於朱子因廬山臥龍庵之名而享武侯
也　上宥是命○十二月左議政沈之源奏
言宣惠廳飼馬之穀為八千石請以數千石
賑饑而太僕牛馬分養於西北邑從之

壬寅

三年春正月諭令中外收養遺棄兒從大
司諫閔鼎重之言也○命禮曹修釐朝諸陵
每三歲一審著為令○三月　上召諸臣審
理寃獄下教責躬避殿減膳禁酒廣求直言

○夏四月改作永寧殿東西翼室將奉祧主也○命下內司綿布三千五百匹于戶曹以補畿輔經用○時癘疫大熾命行癘祭於北郊○秋八月行量田法於京畿先是　仁祖甲戌行湖南量田至是又行京畿量田領中樞府事李景奭奏言使道臣擇守令中有材能者為差員先行打量然後出送均田使巡視摘奸則可無騷擾之弊也於是命以前承旨金始振為左道均田使大司成閔鼎重為右道均田使○冬十二月前工曹佐郎趙任

道上疏請立聖志修聖學嚴宮禁親儒臣開經筵興學校修武備揀閫職撫軍卒擇守令明黜陟急農務正風俗勸節行養廉恥崇禮義 上優批嘉納任道嶺南人 仁孝兩朝連除王子師傅佐郎皆不就至是御史南九萬薦其行誼且言其年老 上命道臣優給米穀任道辭謝陳戒

癸卯

四年春正月蠲畿甸春收米每結各二斗從大司憲俞棨等之言也○三月行大同法於全南道先是 孝廟嘗命立兩湖大同法

以紓民困而先行於湖西獨湖南未及行
上即位之初必欲成先志廷臣胥言其不便
庚子先試湖南之山郡亦或行或輟至是詳
知小民皆便之唯豪戶不便也遂命通行于
一道每田一結秋收米七斗春收米六斗摠
計本道田結十九萬八百五十五結除復戶
二萬一千八十四結則實結爲十六萬九千
七百七十一結每結收十三斗爲十四萬七
千一百三十四石漕輸京倉者六萬一千二
百八十石儲置本道者八萬五千九百十六

石以應中外需用○慶尚監司李尚真啓言內需司不列于百司不得直行公文必關由吏曹即　祖宗朝成憲也近來內司直關各邑今又直中監司變舊創新甚不可也宜修明舊例事下吏曹吏曹覆啓以爲此後內司直關勿施之意分付各道從之○秋七月遣官致祭于文烈公趙憲忠烈公高敬命博士柳彭老復賜額于錦山殉義壇○禮曹啓言高麗文成公安裕後名犯　文宗御諱請以初名改題八道鄉校位版從之○以旱災下

敎求言御熙政堂審理刑曺罪囚又諭諸道
監司民瘼之不可不祛者獄囚之不可不伸
者劃即疏決具錄以聞○賜額于文忠公金
尚容文正公金尚憲書院○冬十月賜額于
忠武公李舜臣統營祠曰忠烈○定諸宮家
免稅田結數有差柴場量留一處毋使廣占
魚場網場唯存 宣廟朝賜給只限其身
甲辰 五年春正月咸鏡監司徐必遠請得木綿
種播植道內命關西道臣收聚數十石由陽
德輸去○命蠲戊戌後內司奴婢已死者身

貢○二月典設別檢宋奎光入直本司閭下隷爲宮中誦經祈福奔走排設乃上疏曰古人有言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今此誦經即所謂聽於神也豈意聖明在上而有此事哉臣職排設不能諫止是臣有尸位負國之罪也 上優批嘉納○三月成均館啓言 先王朝令前執義崔維之造成渾天儀置諸漏局今聞其制有可改處請移送本館與諸生相議校正 上從之又命宋以頴李敏哲改造測候之器置諸宮中○秋八月遣

左參贊金壽恒往咸鏡道御史尹深往濟州問邊民及海外人疾苦又俱試文武士○以北地苦寒民無衣資命備局送綿布二千五百疋木花三千斤便宜均分○冬十月命蠲畿內豆稅以歉荒也○彗星見教曰天怒孔棘惕懼常切今妖星又出噫仁愛之天不以小子為不可也有此戒告之丁寧顧予昏愚莫之能悟自今日避殿減膳益加敬畏責己省愆少答天心大小臣工恪勤乃職無偏無黨勸善懲惡以盡交修之道歷陳寡躬之得

失以及生民之休戚無有所隱以輔不逮仍
命放內司獄囚停尚方織錦副司直金益廉
裒輯歷代星變命曰妖星錄隨疏以進 上
優批答之賜馬裝○先是史官李選書啓言
江都所藏 列聖實錄卷帙多不完至是禮
曹覆奏請令春秋館稟旨補缺 上命移奉
赤裳所藏實錄傳寫以補○十一月吏曹判
書金壽恒還自北關上疏曰六鎮距咸興遠
者半月程間以三大嶺方伯巡到歲不過一
北兵使自謂治民非其任邊鎮守宰彈壓無

人 祖宗朝多以秩高文臣差遣北兵使如
世宗朝許琮再爲北兵使 成宗朝鄭蘭宗
纔遞本道方伯旋授北兵使築穩城四十里
長城固邊禦侮可見不係於文武也 世祖
朝討平李施愛遂分咸吉爲南北道以觀察
使魚世恭移拜北道觀察使今欲分置兩觀
察則似若不便請別設巡察使從事官以時
巡歷六鎮邊情民瘼採訪轉報豈不大有益
乎命下備局覆啓北兵使以文武交差○命
平安道江邊諸邑逐年試才居首者直赴殿

試又置江邊教養官以教儒生從淸北暗行御史閔維重之言也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九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

顯宗朝二

乙巳 六年春正月以黃海道之平山長淵兩邑加定討捕使從觀察使徐必遠之請也○二月 上行次對備局堂上金佐明奏曰淮陽乃是鐵嶺關防而屬之南漢脫有事變遠離本鎭勢必未及今以淮陽別作一鎭統金城軍兵使之留防鐵嶺而鐵原距南漢近以鐵原兼營將屬之南漢便也從之○夏四月

上幸溫陽之溫泉時 上有眼疾久不愈用

醫言將浴溫泉駕至稷山遣官致祭于故忠
臣宋象賢趙憲李舜臣及先正臣金長生之
墓道內孝子節婦令監司啓聞旌褒賜老人
米魚有差溫陽老人十五人加資免溫陽今
年田租旁近邑分等減租設文武科庭試于
行宮○五月 上回鑾到漢江犒諸軍於岸
上仍觀兵○上命大臣選 元子輔養官領
議政鄭太和奏曰昭顯爲元子時鄭曄鄭經
世李廷龜吳允謙皆以一品爲輔養官今當
以宋時烈宋浚吉爲之 上曰人豈能無病

故其宜加選太和請以金壽恒金佐明加差

吏曹言輔養官不可無衙門請稱爲講學廳

並從之○冬置別將於長津咸鏡觀察使閔鼎

重啓言咸興與江界三水接界故曾置別將

於長津江以防薛罕以西別害以北不時之

警近來中廢只收布於士卒甚無謂也請復

設長津別將從之○秋七月行量田於咸鏡

道觀察使閔鼎重令都事評事分管南北道

行之○八月左參贊宋浚吉上劄曰臣竊聞

太廟樂章顛錯甚多蓋以保太平九章十一

聲通用於各室初獻以定大業九章十一聲通用於亞終獻而其贊頌先德止於　世宗大王時事以下則闕焉文昭殿未罷時所用樂章各室各製夫太廟諸室以九章通用而文昭殿則各製用之其意義所在誠未能曉也　宣祖朝黃廷彧爲禮判也請於太廟一室各撰一章　仁祖朝吳允謙亦有此請大臣雜議皆不採用但爲　宣廟別製樂章則其上焉者　世祖成宗中宗三世室下焉者仁祖孝宗兩廟獨不可別製者亦臣之所未

曉也且九章所奏至於九室而太廟今爲十
室則 孝廟第十室無可用之樂不獲已以
引出繹成用之引出時則又疊用其章亞終
獻亦以引出永觀用之永寧殿所奏亦然噫
此何等地而其所用禮樂顚倒乖戾一至此
耶且 太祖室只用一樂章 宣祖室有新
舊兩樂章此亦未安之甚者也 上命議于
大臣議各不一未克更正○九月輔養官宋
浚吉乞暇還鄉 上召見命 元子出見
元子唐髻玉簪藍袍紅帶黑靴北向再拜端

拱危坐眉目清朗神氣秀發一筵諸臣莫不聳瞻浚吉曰 元子禮揖拜跪無不中度若非天資之美何以如此願勉令講學開益其性 上曰當講何書浚吉曰講孝經兼講字書可也○冬十月咸鏡道觀察使閔鼎重啓請以龍飛御天歌五禮儀大明律經國大典及四書三經性理大全通鑑先儒文集多印下送俾遠方士子誦法經傳習知典禮從之

丙午七年春三月 上奉 大妃幸温陽之温泉昨年 上疾浴温泉顯收其效故至是復

幸禮曹啓言上年行幸之初旣告祭於温泉之神矣况今　兩殿臨浴輒奏顯效設祭報謝宜也從之設科取士蠲税優老如例○夏四月　上奉　大妃至自温泉○五月設教養官於慶源會寧兩鎭以教北道儒生從咸鏡觀察使閔鼎重之請也○秋七月更定科舉相避法初試官與舉子相避只用大典正文而不用小註至是兼用小註一依政官及上下官相避之法從領議政鄭太和之言也○八月以旱審理京外罪囚○教曰予以不

辟叨承丕緒夙夜憂懼恐隳 祖宗付畀之
重七年之間兩暘不時風霜又從而害之哀
我赤子顚連死亡者凡幾人矣刻今一歲之
内極備極無田疇濯濯西成望斷言念及此
心腸摧裂自今日避殿減膳禁酒大小臣僚
同寅協恭恪勤乃職○命税豆減半收米之
旱田所收每結減三斗○船運嶺南沿海米
六千石於原襄道賑饑○以平安兵營綿布
八百匹輸送咸鏡道給飢寒軍兵○九月設
疏決聽疏決各道罪囚○命舉人初試後遣

朞服未葬不得會試者一依丁憂例陳試從
承旨閔維重之言也○減砲保價布各司奴
婢身貢有差○冬十月左議政洪命夏上劄
言　元子今當講小學矣故相臣李恒福嘗
以文成公李珥所為小學集註獻之付訓局
印頒而舊本諺解與集註多有逕庭請令禮
曹問于儒臣依文成集註纂定諺解焉　上
命議于大司憲宋浚吉浚吉如命夏言於是
使弘文館釐正○命全南道大同春秋收米
合捧於春後從觀察使洪處厚之言也○十

一月 上御經筵命諱顔孟程朱之名○命
水原軍兵以馬兵十哨步兵三十哨永爲定
額無得加減初水原軍兵逐年增加至於六
千餘人府使俞瑒疏請減額抄選 上曰兵
務精不務多有是命○命營將之自堂下陞
授者在任日淺則還收其資若以前任時事
見遞勿爲還收從兵曹判書洪重普之言也
○命蠲北路被災安邊等九邑田稅○十二
月吏曹參議告缺當差而政官皆引入命僚
故例自備局擬望

丁未 八年春正月冊　元子為　王世子　上具冕服御仁政殿　王世子衣七章冠空頂幘赤襪赤舄行禮英姿德容儼若成人進退周旋咸中節度盖時年甫七歲滿庭臣僚莫不咨嗟延頸越三日　上受賀頒教大赦○二月館學儒生因事拜辭文廟神門空館而出館官轉報禮曹禮曹溯考前例凡空館之日先遣禮官次遣承旨招儒生諭入而時禮曹堂上皆有故　上命知館事金壽恒大司成趙復陽同直宿聖廟招諭一節知館事代

行○夏四月 上奉 大妃殿幸温陽之温
泉命本道供上悉從裁損年八十以上人加
資賜衣資食物有差出常平穀以賑道傍流
丐蠲温陽天安稷山三邑税每結二斗應役
邑減一斗○判中樞府事洪命夏上劄言化
民成俗莫先尊聖故帝王巡守輒祀聖廟我
朝成宗大王幸英陵駐駕驪州遣官祭於
鄕校至今以爲美談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行朝近邑亦豈無可用之人令兩銓訪問調
用亦足聳動 上遣重臣以太牢祭温陽鄕

校除趙爾重愼仁立朴孝相權誨四人職皆本道人也○閏月旱遣官祈雨于道內名山大川復遣宰臣祈于雩壇三角木覔漢江遣重臣祈于宗廟社稷及北郊疏決道內罪囚士族年過三十貧寒未嫁娶者官給資裝嫁娶之奴婢身貢指徵無處者並蕩減○上奉大妃至自温泉避殿減膳撤樂求言疏決中外罪囚以旱灾也○命開東西流民入京師飢病者數千人令漢城府分置東西活人署給糧救療○五月移京倉大豆一千五百石

田米五百石于興元倉賑關東饑民○六月
出京倉米三百石田米四百石賑畿內饑民
○秋七月命以江華餉穀五百石賑饑○賜
江界府文元公李彥迪院號曰啓蒙鏡城府
故評事鄭文孚廟號曰彰烈從兩邑士民等
之請也○給江華餉穀五百石賑饑○八月
以畿甸歉荒命盡蠲田稅大同每結只捧一
斗六升以爲官需餘補賑資○冬十月故弼
善鄭雷卿母死命給喪需 先朝所賜廩限
三年仍給故副學鄭弘翼妻死命給喪需從

大臣之言也○十一月以水原府使兼討捕使○命建集祥殿于慶德宮時 上奉 慈懿仁宣二大妃備物致養咸盡其誠乃即慈懿大妃時御萬壽殿之東別搆一殿名曰集祥以為 仁宣大妃時御之所猶漢長樂長信之制焉○十二月兵曹判書洪重普言嶺南有廳軍一身三役怨苦甚多而忠勳府冒屬忠義及不入籍者多至千餘名宜稱餘丁每年收布人二疋以充有廳軍一役減除之數以其餘定禁軍保人 上允之○命贈

故忠臣安弘國爵弘國當壬辰亂以寶城郡守爲全羅水使李舜臣中軍與倭賊戰于安骨浦以一船之卒破賊數千艘竟中丸而死忠義大節與舜臣並稱至是弘國子宗述上䟽陳其狀有是命

戊申 九年春正月命忠清道被災八邑秋收米每結減二斗○二月賑京畿饑民二千八百餘人以病出幕者給粮米○蚩尤旗見西方教曰今日國勢岌岌乎殆哉歲首虹貫赤逾月又有此變魂夢亦驚若隕淵谷自今日避

正殿追省既往之愆少答天譴承旨代予草
教廣求直言以補不逮大小羣工務盡寅協
恪勤乃職至於甄拔人才疏決庶獄誠弭災
之急務宜令着意施行減膳禁酒等事亦令
擧行○下諭于右贊成宋時烈贊善宋浚吉
曰災異層疊國事孔艱若有碩德儒賢左右
輔翼其於國勢所關如何卿受 先朝知遇
之恩任 先朝付托之重而一遭邪說固守
遯心未見幡然之期今國家遭此無前之變
豈可一向遐荒莫我相恤乎方今春日漸和

從速上來扶濟顛沛之國勢少慰予日夕思想之懷○執義沈攸等上劄陳五弊久停經筵也自用拒諫也軍器別備也宮家設庄也請緩督糶糴也 上嘉納之○禮曹佐郎李沃因災異上疏進修省便覽二篇蓋捜集春秋至趙宋君臣遇災交修可以為法玩災敗度可以為戒者每段輒附已見凡四十八條 上優答賜馬裝○以左賛成宋時烈為右議政蓋承 孝廟遺志也○命抄士族窮寡絕火之類九十家分四等月給米塩○命賑船

罪人權時談依事目梟示刑曹參議南九萬
上疏曰弑逆元惡也徼人大憝也未嘗不取
服行法豈可以元惡大憝不施之律施之於
此罪哉又引范仲淹救羸仲約事備陳古人
戒輕殺慮後弊之義 上從之○三月禮曹
以氛祲既消請復常膳 上曰每聞餓殍載
路民生顛連心常惻怛食不下咽姑待秋成
○命以管餉耗穀大小米一千石皮穀二千
石賑兩西饑民○南部七十六戶災 上命
該曹食物題給又命兵曹備給救火器械及

軍卒漢城府官負勾管禁火○時癘疫大熾遣重臣行厲祭于北郊○夏四月命以米豆各萬斛賑畿内畿以南運米四千斛分賑湖西海西兩路畿○五月以南運米一萬三千斛分糶都民○命贈故校理金麟厚吏曹判書故佐郎姜沆金德齡該曹參議○六月命戶曹判書金佐明以銅鐵鑄校書館活字先是壬辰亂後校書館活字散失殆盡以木字印書甚不精至是佐明以銅鐵鑄成公私書籍賴而廣印○秋七月以李端夏金萬重洪

錫龜金學培朴紳洪觀等爲經書校正官會同校正於成均館六人以文學著稱觀尤精於字學○八月 上幸温泉○九月 上還都命右議政宋時烈吏曹判書宋浚吉給馬隨駕時烈力請遞職隨駕 上許遞命付判中樞府事○命三公之外别設世子傅以判中樞府事宋時烈兼之從領議政鄭太和之奏也尋又以時烈兼領經筵○冬十月命贈錦山君誠胤謚忠貞贈故掌令趙涑吏曹參判誠胤光海時與龜川君睟陳疏請斬爾瞻

被竄死涑力辭及正後錄勳淸白廉潔爲一世所服至是因趙復陽所建白有是命○十一月左參贊宋浚吉上劄進太極陰陽圖一本曰此圖初出於前縣令洪錫而判中樞宋時烈實加校正臣亦與聞其議而皆本於先儒舊論 殿下倘加省覽有所契悟於天地造化之理陰陽進退之機則其於學問之工治平之道豈曰少補之哉乞命粧爲障子張諸座右 上優批嘉納○命寧越 魯山君祠宇參奉題給料米分番守直守墓軍亦爲

給復從原襄道觀察使鄭搵之言也○復以
宋時烈為右議政時烈陳疏還鄉○行量田
於忠清黃海二道○命罪人出嫁女勿許連
坐令中外鏤板掛壁從承旨南九萬之言也
○賜几杖於領中樞府事李景奭宣教宣醞
賜一等樂景奭時年七十四筵臣引故文忠
公李元翼賜几杖文正公金尚憲賜肩輿之
例請施優老之典有是命○命贈故及第韓
五相說書五相登增廣文科未殿試而遭喪
以沒筵臣以為言特贈文職後遂為例○十

二月刑曹判書徐必遠論越城人罪請斬之
上從其言臨刑領議政鄭太和急遣人止之
曰更為草記請待啓覆施行也必遠不得已
如其言宋浚吉白 上曰古人死中求生必
遠生中求死此人他日必多誤事願 殿下
察之○十二月命明年三名日進上方物
兩大妃殿外俱停止○賜額于文節公柳希
春潭陽書院文元公金長生安城書院文忠
公金尚容文正公金尚憲定州書院文孝公
趙翼廣州祠宇從宋浚吉之言也○館學儒

生中應澄等上疏請依中國嘉靖已行之制別立啓聖廟祀叔梁紇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大中朱松蔡元定及周濂溪之父輔成張橫渠之父迪從祀又以楊時羅從彥李侗從祀聖廟兩廡事下禮曹禮曹判書趙復陽覆啓曰顔曾思之父子位次倒置孔孟周程張朱之父皆無配享非所以追本報功之意況此禮乃中國之所已行今依儒疏別建啓聖廟允合事宜但嘉靖間大學士張孚敬據儒臣之論稱孔子為至聖先師

四配稱以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十哲及門弟子皆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大成殿爲先師廟吳沆之言曰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沒而謚之可乎此等議論皆有所據今因此會並舉未盡之典庶無遺憾請議于大臣及在野儒臣 上從之領議政鄭太和判中樞府事鄭致和等以爲改正位次事甚重難判中樞府事宋時烈亦言事有緩急姑未暇於制作等事今且倚閣以待後日可也 上命啓聖廟姑先舉行後以時屈未果行○上

下別諭召尹文舉尹宣舉尹元舉李翔申碩蕃尹拯朴世采宋基厚皆辭不至○監察趙昌基上萬言疏條陳時弊 上優答賜毛褥以奬之○命停歲時松葉之進排以大臣言其祈厭不經也復命並停桃杖桃枝人勝絲畫

己酉 十年春正月 上行台對判中樞府事宋時烈奏曰開城府穆清殿卽 太祖潛邸舊基荒廢已極南門外又有舊宅基址雜於民居之中請遣官看審仍令修治從之○上問

宋時烈曰頃者李尚真之爲慶尚監司也啓請漏籍之人雖或被殺不以殺人之罪罪之云此言何如時烈對曰此乃大明 太祖之法也必有此法然後可無漏籍之患而但人命至重以此立法則漏籍之人皆未免殺是可慮也 上曰如此然後必無漏籍者矣時烈又言娶妻不娶同姓古之禮也國俗雖同姓若異貫則不嫌於婚娶甚無謂也請自今禁斷 上可之○上率王世子展謁太廟○二月命設倉於安興鎮使泰安郡守主管糴

糴事先是戶曹判書李慶億言漕船至安興前洋輒臭載今若鑿掘後港以通漕路便也上以問左右右議政許積曰若損今年所臭載二千五百石之數則豈有不可成之理乎上即命慶億往審形便慶億歸言掘之便閔鼎重以爲可鄭太和李浣以爲不可由是掘浦之議遂寢設倉之議乃起至是復命禮曹判書金佐明往相其設倉處佐明歸言其不便請姑先少試諸大臣皆以爲難獨宋時烈以爲 聖意爲惜人命有此設倉之舉固當

將順之不暇而但不可一時並舉姑先少試
爲可 上從之命先作四十間○新設訓鍊
別隊軍時都監軍兵有名無實徒費國廩人
皆有尾大難掉之憂李端夏首陳其弊宋時
烈請倣御營兵制改設新軍而革罷訓鍊都
監 上以問於李浣浣極言訓局之不可罷
新軍之不可設許積柳赫然力贊新軍之易
募 上決意行之於是名新軍曰訓鍊別隊
其舊軍之逃散者亦皆充補○命三南監司
兼牧挈眷以二周年爲瓜限從判中樞府事

宋時烈之言也○三月 上奉 王大妃幸
温泉 王妃四公主隨行命本道道臣訪民
瘼條列啓聞蠲戊申條田税己酉條歲幣○
夏四月 上至自温泉○五月左參贊宋浚
吉將還鄉 上召見浚吉言 王世子德器
成就將大進益遂請以趙復陽朴長遠等老
成忠實之人輔導東宮 上可之未幾長遠
上疏乞郡願便養其老母 上命該曹給米
布以為養○秋七月命監司守令依大典相
避條小註中同姓三寸姪女夫相避之法從

大臣言也○八月命王世子行入學禮初
上命以小學為入學時講書趙復陽朴長遠
以為然而獨閔鼎重言當以大學為講書也
鄭太和以諸人異同之見奏之 上曰 文
宗八歲入學故講小學今十二歲入學故講
大學今世子九歲且方讀小學何必捨所讀
而講大學乎○冬十月祔 神德王后康氏
于宗廟 太祖室復貞陵 后當太祖開國
正位中壼有年而 太祖昇遐羣臣失議闕
並祔之禮陵亦失傳至 宣祖朝德源入康

純一訴于駕前自言判三司康允成後孫乞免軍役於是公議始發李珥首倡配太廟之議且請命禮官求陵寢所在始得之至是宋時烈上劄言之諸大臣率百官庭請館學章甫亦陳章以為言 上許之設幄殿于景福宮康寧殿舊基題新主上謚冊遂行祔禮改封貞陵設象石逺丁閣置官守護如儀以后姓鄉谷山郡陞為府贈故判三司事康允成為領敦寧府事象山府院君方封陵設祭有驟雨降貞陵一谷川流皆滿民稱為洗冤

雨○弘文館進李敏哲所修渾天儀及宋以
頴所造自鳴鐘 上覽而善之賞賜有差○
十一月以雷雹之災疏決中外獄囚減大同
收米

（庚戌）十一年春正月以 王世子傅贊善未至
命退行冠禮前年秋 上欲行王世子冠禮
宋浚吉言春夏屬陽秋冬屬陰在聖人扶陽
抑陰之道當遲待明春 上用其言命以是
年正月涓吉至是賓客趙復陽上劄言雖士
夫之冠其子亦必廣延親友所以敬其事也

春宮冠禮國之大事山野碩學知禮之臣皆合招延以成嘉事而傳宋時烈贊善宋浚吉李惟泰俱在輔導之職退居鄉里請別爲召致　上如其言冠禮退定於三月敦召三儒臣皆令及期上來於是時烈以情勢不至浚吉惟泰赴召○三月行　王世子冠禮○夏四月左參贊宋浚吉告歸　上召見宣醞命兩道給馬內醫賫藥物隨去○秋八月命以內需司綿布一千匹麻布五百匹補賑資○命給故功臣李時白李厚源李澥三家月廩

以歉歲屢空也○冬十月命修高麗太祖陵置守護三人王氏之爲守直官者給廩其餘諸陵亦令所在邑各置守護三人○命量減各殿香醞米運江都米三萬石發賣于京中以戶曹鹽鐵布劃給全羅道充賑資停御營軍上番留其保米于諸道以賑之○運湖南穀及統營米租賑濟州饑○十一月命戶曹賑恤廳給凍餒人米穀襦衣有差減各道布貢

辛亥 十二年春正月教曰濟州貢馬今當上來

而非徒饑民搜捕爲難驅來之際亦必貽弊
於一路其令今年勿來獻○命禮曹搜訪諸
道孝行旌表贈職給復有差○二月諭八道
兩都曰近年以來屢遭饑饉公私赤立餓殍
相望哀哉民生靡有孑遺中夜以思若恫在
已噫旱澇致災雖因年運之不幸灉洫不治
亦由人力之未盡裕食生穀之道可不思所
以盡其力乎春日漸舒東作漸迫播藝百穀
此正其時勸課之政不可少緩巡四境審田
野詢種食之有無察耕播之早晩凡民力之

所不足畜畬之所未墾助其窮之勸其耕耘者其責在卿卿其體予至意告諭于道內守令簡卒騶從親自行審資其種粮勸其耕墾毋使播種愆期農畝就荒務盡人事之未至以期田功之無虧○三月教曰當此大侵不可督民收稅並留三南原襄黃海京畿田稅于本道以賑饑民都中分設三賑廳使宰臣領其事諸道量邑居村落之遠近作糜粥以饋饑腫給乾糧以濟農作○夏四月立收養遺棄兒法凡入取路傍遺棄兒者呈漢城府

受公文任其為子為奴○秋七月觀象監啓曰王世子誕日實為辛丑八月十五日而因丁未年改用大統曆法以閏七月誤作閏十月故誕辰八月誤稱九月自昨年庚戌還用時憲曆始正其謬請自今 世子誕辰以八月改之 上命禮官就議大臣如其言○八月大熟○命設壇于東西郊祭國中之饑疫死者○冬十二月命關西元會米三萬石會外米八千石待明春船運以為賑救之用

壬子 十三年春正月減京畿忠清全羅三道春

收米結二斗又減黃海咸鏡二道被災邑田
稅身役○二月命移平安道管餉穀九千餘
石原襄道各穀一千餘石賑北道饑○三月
上下教罪己曰饑饉凶荒何代無之豈有如
今日之慘哉涼德忝位天心未豫水旱風霜
天地變怪無歲無之而狂愚昏迷未答天譴
威怒赫然降此饑饉癘疫使我東億萬蒼生
顛連道路積屍相枕城市村落殆乎空虛爲
民父母見此酷禍痛泣呼穹願以身代萬民
之命噫陽春發育萬物咸生惟我赤子獨何

罪辜羅此罔極之災也寡昧之過失國事之利病生民救活之策大小臣庶各陳所懷補予不逮以濟時艱且令道臣各舉才局有裕之人隨才調用○疏決京外罪囚京畿湖西雜犯死罪蒙宥者凡一百四十餘人○夏四月給江都穀三千餘石于京畿給穀六千餘石於道內被災邑使之播種○六月 上命備局定九科薦目使二品以上六曹參議三司各薦人才其目曰持身方正有才行者曰潛心義理有學術者曰智謀過人可堪將領

者曰勇力超衆緩急可用者曰剛果敦確不畏強禦者曰留心世務處事明敏者曰慈詳廉謹可合字牧者曰居家孝友見稱鄉黨者曰文才優異善於撰述者○冬十二月贈故正郎李義健司憲府執義義健孝友端粹能詩善書與成渾李珥相友善萬曆中大臣李恒福白其行誼請擢用超拜工曹正郎至是永平多士疏請故有是命

癸丑 十四年春正月諭八道兩都曰足食之道豈在務農古昔帝王罔不以稼穡爲先詩之

豳風書之無逸豈非後世之龜鑑乎惟我
祖宗深軫厚民之術首之以田制且慮小民或昧樹藝之宜譯解農書以訓諭之猶恐其未也因土地已試之方而著農事直說俾愚蚩之氓得以曉然易知其愛民重本之意直與唐虞三代之盛前後一揆逮予寡昧水旱之災饑荒之慘至於往年而極矣老弱填壑骼胔相望無地可移無粟可濟 祖宗三百年休養之生靈一朝蕩然桑麻之境變作蒿萊之墟雖因年運之不齊實由人事之未盡

夫農之為務不外乎趁時用力用力勤趁時速者所獲常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獲常少今也耕種既不及時耘耔又不用力陂隄灌漑廢而不修糞土芟草忽而不務不求人事之當盡徒諉年運之不幸不幾於不稼而求穫者乎目今春日載陽土脉初開于耜之節已邁舉趾之期奄迫勸課之政不容少緩卿其體予明農之意布諭字牧出入阡陌無擾閭里審視田野無妨民事陂隄之可灌者修之溝洫之可通者疏之民力不贍則思所以

上命遍禱于廟社山川疏決罪囚及 大妃
薨 上哀毀踰制凡諸祀享自饎爨至滌溉
靡有不飭○夏六月葬 仁宣王后于寧陵
先是成服禮曹初議 大王大妃服制遵國
典以朞年節目啓下既而復啓言己亥國恤
大王大妃既服朞年之制則今此服制當爲
大功無疑也遂以大功改付標於節目至是
大丘幼學都慎徵上疏言曾以國制長子之
服爲朞年於己亥而反以國制衆庶婦之服
爲大功於今日何其前後之有異也 上命

招時原任大臣六卿政府東西壁判尹三司長官使之會議賓廳賓廳三啓言大典為子之服不分長衆皆為朞年故己亥服制時長衆之說初不擧論今番則大典有長子妻朞衆子妻大功之異而無承重服朞之語大功之制不可謂無所據 上教曰己亥議禮時但於三年之說收議覆啓朝家既不採施而未聞長衆子之說貫䟽既云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五服條之無承統一款雖曰時王制禮乃未備之處 大王大妃

服制依當初磨鍊國制朞年之制定行其時禮曹判書趙珩參判金益炅參議洪柱國正郎任以道幷拿鞫嚴問肅宗即位幷徒配領議政金壽興付處春川府○秋八月 上自春在疚過毁積瘁是月感疾益谻大漸之夕猶頻問敬思殿膳羞潔否又聞戶外風聲問何自曰東風也 上驚曰且損稼矣予何爲又聞此聲乎嗟歎不已 王世子遣大臣齋禱于廟社山川竟以十八日昇遐于昌德宮之廬次自都中士庶以至窮谷愚氓莫不奔走悲號

思慕遺澤 王世子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
功業上謚曰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廟號顯宗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